

紀靄士著

察哈爾與綏遠

潘濠題



紀
靄
士
著

察
哈
爾
與
綏
遠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角四價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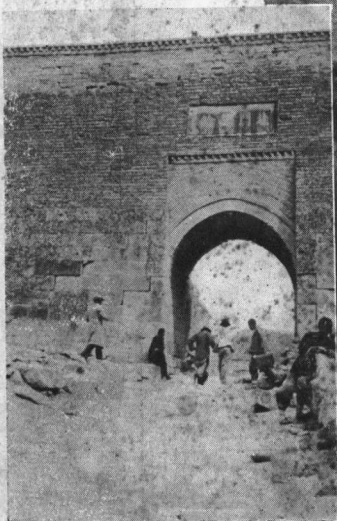
著者
出版者
發行處

紀
雷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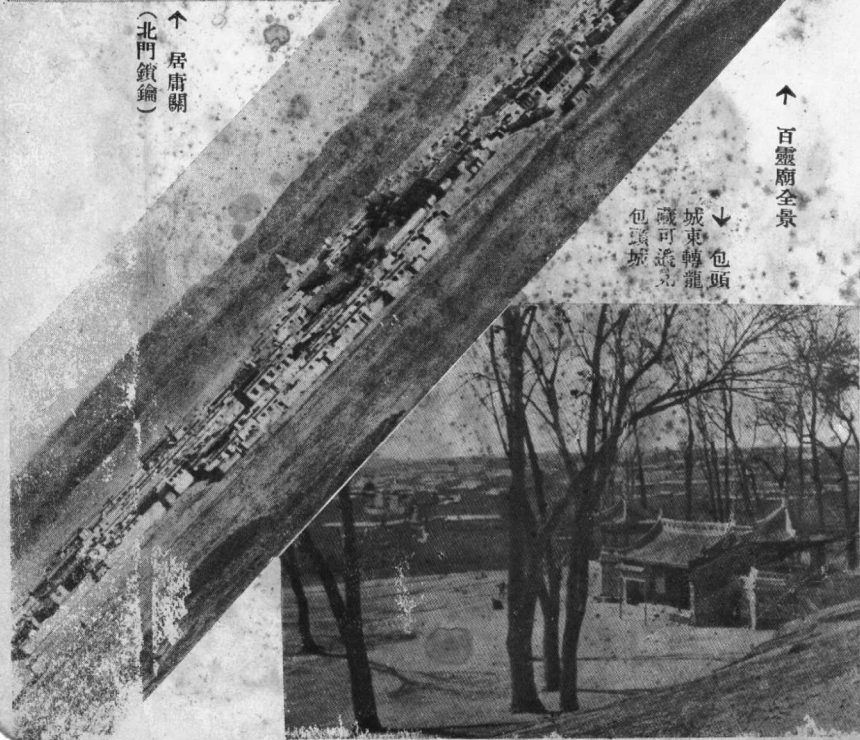
上海辣斐德路五百號
文化建設月刊社
電話八五三七二

各大書坊

→ 張家
口大境門
(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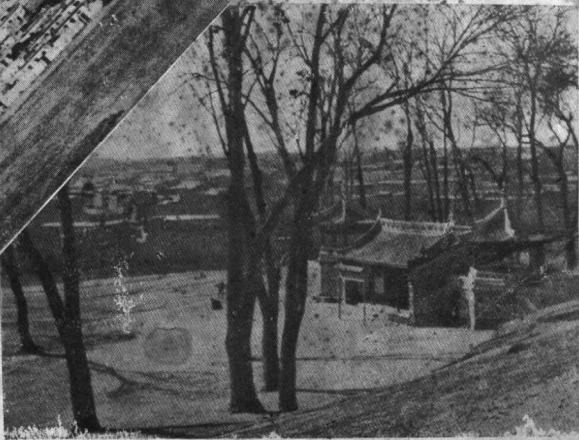


↑ 居庸關
(北門鎖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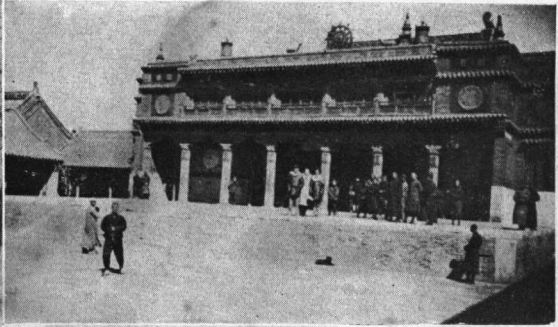
↑ 百靈廟全景

↓ 包頭
城東轉龍
藏可造克
包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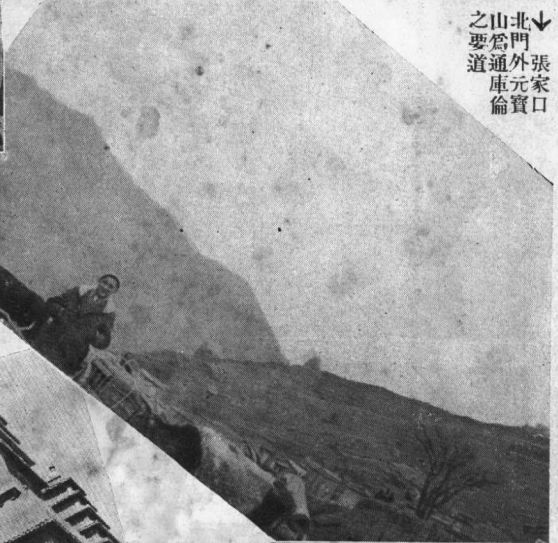


← 綏遠舍利圖召之白塔

↓ 綏遠舍利圖召



↓ 北門外張家口
之山爲通庫倫
要道元寶



↓ 綏遠
五塔召



→ 包頭城
北五當召可
見索古包



察哈爾與綏遠目錄

一	前 言	1
二	察綏歷史沿革·政治區劃	三
三	察綏地理概說	
(1)	自然環境	二四

(2)	旅程素描・地方剪影	二九
(3)	氣候・物產	五八
(4)	交通狀況	七六
	(附綏西水利屯墾事業概況)	
(5)	人民生活狀況	八七
	(附蒙古人生活狀況)	
四	內蒙古自治運動經過及被侵略的事實	
(1)	內蒙古自治政委會之成立與分裂	九五
(2)	『內蒙古自治軍政府』及綏東事變之起	一〇二
五	察綏在國防上的地位及今後治蒙應取之途徑	一〇六
六	餘談	一一一

一 前 言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在我國歷史上已不再能延長他的壽命，懲羹吹竈，於是開發西北的聲浪又喊遍全國。自然，政府方面，也努力經營，思收桑榆之效，於是眼光稍為遠大的人，無不注目以視西北的發展。無如我所能到者，敵亦能到，且往往先我而到，我們的隴海鐵路還未到蘭州，敵人的無線電台與特務機關早已深入阿拉善旗烏拉山裏了。近日且在綏東綏北利用中國的匪類，在中國造成既成事實，再迫中國承認，他們在後台連日也不張而拿最大的戲份，這種伎倆，一次兩次的向我們使用，我們都忍氣吞聲地自認失敗了；這回，繫着我們全國存亡的民族戰事終於爆發了，我們不能再容他們收不費一兵一

卒的效果了。雖在犀利武器掩護之下，我們的綏東畢竟保全，而綏北的敵人大本營——百靈廟也。由我們的熱血換回來了，我們聽了這些消息，不特聲氣爲之一壯，而且更相信只有「抗戰」才是現在唯一的好辦法！「開發」西北，只不過叫叫口號，此時此刻，倒是保守西北是第一義；請看東北不是我們已竟開發好了的嗎？察北我們不也建設的稍有成績了嗎？但是到頭來還不是拱手讓人？然而，保守，又談何容易？以綏省一隅之力，自不能敵日本精銳之衆，以沓沓泄泄之心意，尤不能敵勇猛精進的野心。鴉片煙毒，苛捐雜稅，已竟把西北人民麻木了，死滅了，我們需要喚醒他們，需要拯救他們；至於全國同胞，有的人固然已竟瞿然而覺，要在非常的時期作一番非常事業了；但昏昏度日，不知察哈爾綏遠爲何處者，實亦不敢說沒有。（在去年，一個上海大書局給我寫信，還寫着「湖北省平綏路」呢；前年的華北運動會中有察哈爾運動員出現，大家都把察哈爾三字當作哈爾濱，而投以奇異的眼光。）如今可以說已到「事急矣」的當兒了，對於好些像這樣的現象，實在不能不有點悲觀。但有誰肯對邊疆問題加以格外的注意呢？大學教授們，中學教師

們，只不過他們那一套，老百姓更不用提了。（除近來顧頡剛先生等所領導的禹貢學會常常舉行邊疆考察及刊印邊疆叢書外，很少有人對這些事加以注視。）但是我們看對方呢，他們不但對蒙古有侵略的野心，實在也有深刻的研究與認識，在邊疆方志裏占重要位置的口北三廳志（指張北多倫錫石三處）中國舊書店都買不到了，據說是都被他們搜羅去了。而他們所刊印的龐大的滿蒙叢書，則赫然有這個書的名字在着；丟了土地固是恥辱，但這種文獻上的喪亡，與研究的冷落，也不能不算是恥辱啊！這本小冊子的刊行，無非要在這察綏風雲緊張的當兒，把這西北兩省的史地輪廓，作一個粗略的描繪，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產業狀況與價值，或者可以引起反抗侵略保守祖宗遺澤的心思，也未可定。至於漏略之處，還請對西北有深刻研究的人士，加以匡正。

二 察綏歷史沿革·政治區劃

察綏兩省，清代正爲內蒙古地，而迄今未去之盟旗建置，亦多定自清代，漢人移墾，尤

以此時爲多，故有清一朝，內蒙古之經營，最費苦心，亦最有成績。若溯其上古歷史，據清統志，三代爲雍、冀、幽、并、營、北境，（這自然包括現在的東北四省而言）周時獫狁山戎居之，（但據王國維的鬼方、獫狁、昆夷考所定，獫狁之地當在宗周東北及以西之地，則相當於今之寧夏一帶。）秦漢時匈奴盡有其地，（秦屬上谷郡北境，漢時匈奴分左右賢王，左東接濠，右西接氐，正今察綏二省地。）漢末烏桓鮮卑雜處其間，三國時烏桓屢爲內患。至晉，諸蠻族終禍亂中原垂數百年。元魏拓拔氏發祥於河套，地域奄有華北，人民亦多與中原同化。及元魏入洛陽，其地爲柔然及奚所有。而唐高祖生長武川，其地在今畢克齊之北，李克用、石敬瑭皆崛起於此。唐初爲東西突厥所據，唐太宗蕩平突厥，置定襄、雲中等郡，領於單于瀚海二都護。（突厥敗後，移居西方，即今土爾其之祖。）此是中國正式統轄蒙古之始，一時稱爲盛事，但可惜美景不長，到了最不爭氣的石晉以後，這些地方，就完全淪喪於契丹之手。宋代武功不競，恢復一事，遂成畫餅，自是至清初征服察哈爾部六七百年間，蒙古勢力，只有膨脹，不見削滅，雖政權轉移，時有變化興替，但總之在北方是造成了外族統制中國的局面，我們想起過去的情勢，再盱衡現局，

往往引起杞憂。遼時，因政治中心偏在北陲，於是內蒙政治規模，始漸臻完備。而建制上京中京西京諸道，設立城郭，尤與內地相同。迄金，因遠舊制，更有弘廓。元代（實突厥匈奴之混種）崛起漠北外蒙，逐漸向南鯨吞蠶食，不久滅金伐宋，漠南內蒙，悉入版圖。於漠南置大甯上郡（今察北）與和大同（今綏東）等路，建上都城（今多倫）以燕京爲大都，忽必烈汗常巡幸其間。而均統於和林（外蒙）中書省。元代對於蒙古，始終視爲根據地，不肯放棄，故遠至西域青海，全分建諸王駙馬，以守其地。自是以後，直到現今，內蒙古遂始終在蒙古名義之下單獨存在。而察北一帶草原，亦於此時漸漸開發。奈明代二百餘年間，不能完全征服內蒙，元之後裔，終明之世，爲亂不衰，舊日移殖之民，只得棄地內徙，塞外遂又荒廢。明代北方邊患，與近代內蒙之建置，頗有關係，茲勾稽史事，稍加詳述於下：

初順帝殂於應昌，阿裕嗣立，徙和林，改元宣光，傳其次子托果斯托穆爾，洪武二十一年，命大將軍藍玉出兵攻之，敗之於捕魚兒海。托果斯托穆爾逃亡，爲其部下所殺，終太祖世，不敢內犯。自托果斯托穆爾五傳，至其遠族果勒齊篡位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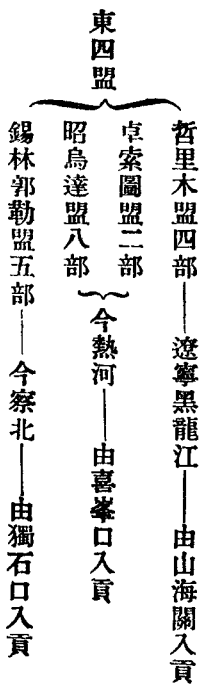
阿魯台殺之，擁立元後裔布延什哩爲可汗。明成祖永樂六年，以書諭降，不報。復遣給事中郭驥往，驥亦被殺。於是令淇國公邱福往擊，敗潰。帝大怒，八年，親征之。布延什哩懼而西奔，阿魯台則東行。帝追破布延什哩，又遣兵破阿魯台，乃班師。布延什哩入瓦剌，被瓦剌所害。於是阿魯台與瓦剌相仇，乃窮蹙內附於明，封爲和寧王。後又入寇，帝再親征之，直入外蒙烏梁海，掃其巢穴。布延什哩東走，爲部下托歡所殺。托歡欲爲可汗，因其非韃靼族，（屬瓦剌部）部下未附，乃以元裔脫脫不花居爲可汗，己爲丞相，居漠北。托歡死，子也先（即額森）嗣爲太師，勢甚強悍。正統十四年，大舉入寇，英宗聽宦官王振計，親征塞上，卒於土木被擄也。先挾英宗犯京師，爲兵部尚書于謙所敗，與明構和，奉英宗還。旣而也先弑其主自立，其土地西擴至女真，東至哈密，奄有今內外蒙古新疆及東三省之地，稱天聖大可汗。景泰中，阿剌殺也先，瓦剌部勢遂微。韃靼部長保刺復殺阿剌，求元裔馬爾科爾立之，號小王子。而保刺與其屬瑪拉噶專權，韃靼勢復盛。馬爾科爾死，又立瑪古和爾濟蘇，仍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小王子世系多不可考。成化間，瑪拉噶殺保刺，與小王子入據河套，勢稍

衰，至成化末，又入寇。經宏治嘉靖，歷年擾邊，大同宣府一帶，受患尤甚。嘉靖十一年，小王子徙幕東方，謂之『十蠻』。其部落在西北邊者，以行濟農諳達（即俺達）二部爲最強，據河套，頻入犯。直至隆慶四年，（穆宗）諳達乞封，詔封爲順義王，而諳達於今歸綏地架地築屋，爲城以居，名曰『板升』（漢言厚也）是爲歸化城之始，及諳達受明封，其城遂正式名歸化。（今綏遠舊城，其新城曰綏遠，乾隆四年建，在歸化城東北。）自是諳達約束諸部，不再入犯。元之別裔有育布希者，亦稱小王子，駐牧察哈爾地，是爲察哈爾部之始，（亦稱插漢兒部）但其時諳達勢正強，育布希懼其勢，乃東徙遼地，收扶餘雜部，（當是爲屬北部之蠻族）入寇明邊，數擾薊州一帶；四傳至林丹汗，勢大強盛，稱胡土克圖可汗，野心甚大，思爲蒙古最高汗王，時滿洲已強，據東北與明抗，林丹汗乃與明締和，數攻滿洲。而內蒙諸部，以林丹汗既非元嫡裔，又懼其威勢，東部如科爾沁諸部，乃紛紛向滿洲投降。其時內蒙蓋介於滿洲與明之間，蒙古屬滿洲，則攻明至便；屬明，則攻滿洲至便，於是蒙古成了明和清雙方爭奪的目標。滿洲既欲建立大國，自與察哈爾部不能兩立，清太宗乃三度征討林丹汗，林丹汗終於困窮，走死於打草

灘。(事在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後來多爾袞又征服了林丹汗的兒子額爾克孔果爾汗。(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察哈爾全部，遂隸於清；察哈爾部爲內蒙最強之部，今既失敗，故其餘十六部四十九貝勒，乃召集王公大會，議上滿洲皇帝以博克達徹臣汗(神武英明皇帝)之尊號，並承認滿洲皇帝承繼蒙古可汗之大統。滿洲仍以察哈爾部位在諸部之上，保持其特殊身分，至康熙朝以其時起叛變，始奪其權劃爲八旗，以家奴看待。適其時漠北喀爾喀蒙古亦內附，因將內蒙重新分爲六盟——其制如內地之行省，謂之盟者，以三年爲盟會期，朝廷命大臣賚敕往，檢閱軍隊，審視邊防，清理訟獄，點勘戶口；而進貢時則各盟有各盟的定期會在一起，由一定的道路往北京去朝見皇帝。——盟有盟長，正副二人，盟下設旗，六盟共四十九旗，(編制詳後)旗之制殆如縣，爲清代增設之新制度，蓋所以分散王公實力，使統一於中央政府，其用意頗爲深遠。旗長名曰札薩克，統理一旗事務，受盟長與理藩院之指揮。札薩克下，有協理台吉，二人或四人，例由該旗閒散王公充任，但須經理藩院之任命。盟長札薩克雖均由王公世襲，但一有過失，經理藩院參奏，立即黜職；札薩克且須受政府駐在

該地之將軍或大臣的統轄，以故終清之世，內蒙就範，未生叛變，全是統馭得法之效。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內蒙王公如德王之流，竟紛紛爲「滿洲國」作了虎俵，不知還記得他們祖先被滿洲征服的故事否？他們時時刻刻憧憬着成吉思汗，難道成吉思汗就是這種出賣祖宗利益的英雄嗎？

除去盟旗外，還有「部」，「羣」等名目，則相當於特別區。其盟旗所在地，則東四盟當遼寧黑龍江熱河及察哈爾北部，西二盟正當遠省。東北四省，因非本文範圍所及，先略而不論，察綏各盟旗，列表如下：



西二盟

烏蘭察布盟四部——由張家口入貢……
伊克昭盟七部 鄂爾多斯部——由殺虎口入貢

今綏遠

但是分配於今日察綏境內的，還有察哈爾部與歸化城七默特部（因卓索圖盟亦有一七默特部）兩個特別部落，察哈爾因係林丹汗盤據之地，權勢較大，始終位在諸部之上；直至康熙朝將他改編為八旗後，始與諸盟旗列於平等地位。至於七默特部，原係諸達所據之地，即在歸化城附近，林丹汗敗後，首先降於清。清於此二部皆不另設札薩克，而命他們受統制於附近的將軍或都統。今再將各部旗名及今地詳加表解如後：



置建旗盟省爾哈察

(2) 察哈爾部

左翼四旗

正藍旗、正白旗、鑲白旗、鑲藍旗
張北、多倫、沽源、寶昌、康保、五縣

右翼四旗

正黃旗、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
商都縣、隸察省、豐鎮、興和、集寧、陶林、涼城等五縣、隸綏遠、即綏東

散在錫盟及察哈爾部境內的，還有各「牛羊羣」「馬羣」亦等於特別區，今皆改爲牧場。

一、明安牧場

(即牛羊羣)

正白旗牛羊羣、正黃旗牛羊羣、鑲黃旗牛羊羣
皆在察哈爾部本旗附近

二、太僕寺牧場

(均係牧馬場)

左翼在寶昌之西、右翼在寶昌之東

三、商都牧場

(禮部牧場一名大馬羣)

在商都縣界之北
今改爲陸軍部馬場

四、模範牧場

(御馬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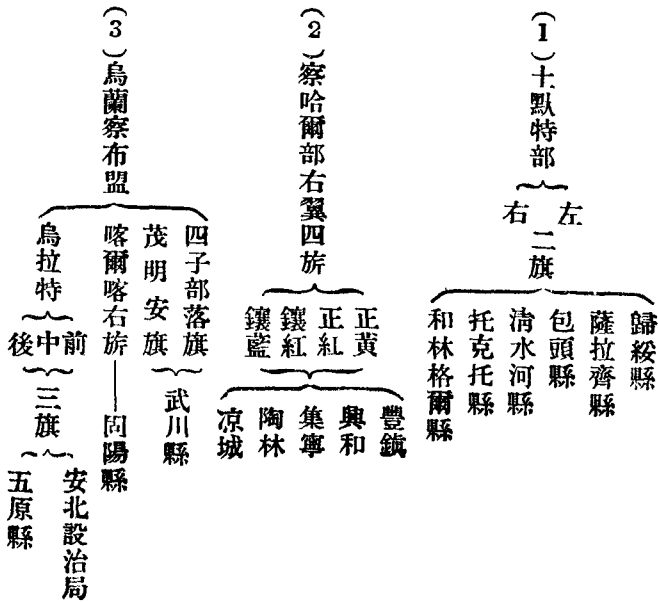
在沽源縣界之北

五、達里岡匡牧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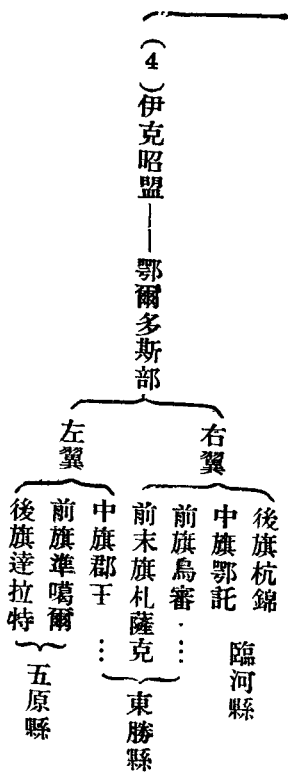
在錫盟北已被外蒙侵占

(3) 各牧場

綏遠省盟旗建置



在清初，內地漢人到口外墾荒是嚴禁的，就是各旗之間，也不許越界畜牧，尤禁蒙人習漢文，這無非是想斷絕蒙古人與漢人的來往，藉以錮蔽他們；但是後來禁令漸弛，內地人因為有利可圖，遂不顧一切地紛紛向北移殖了，最初是山東河北人的開發，東三省熱河一帶，後來又有山西人墾殖歸化城一帶，蒙漢既已雜處，因生活習慣各異之故，糾紛日多，不能不另設漢官以理庶政了，故自雍正間起，內蒙各地，逐漸設置廳道州縣，官制一如內地。其在察綏二省者，最初察哈爾為口北三廳：一、張家口廳，本是張家口堡，亦即明代



的萬全衛地，不過其權限不逾長城，雍正二年，設理事廳，潘家口外民地，光緒七年，改爲撫民同知。二、獨石口廳本名獨石堡，亦卽明之開平衛地，亦於雍正二年設理事同知治獨石口外民地，光緒七年，改爲撫民同知。三、多倫諾爾廳亦明開平衛地，雍正十年設理事廳，治民地，光緒七年改爲撫民同知。綏遠省最早爲歸化城六廳，歸化城附近，原係土默特部落，自諳達降明築城後，迄未設漢官，雍正元年，始增設歸化城同知二員，後省去一員，乾隆四年，築綏遠新城，置同知一員。二十五年，增置歸化清水河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城通判五員，並屬歸綏道，與綏遠城共爲六廳。

乾隆十四年，理藩院奏稱：『蒙古一切衣服等物，大半買自內地，內地人持貨赴邊，日積月累，迄今歸化城多倫諾爾數處，所集之人，已至數十餘萬。』可見當時漢人移殖之盛。嘉慶五年（一八〇〇）終不得不下諭：『蒙古遊牧處所例不許內地人民逾界前往開墾，惟因蒙古不安遊牧，招民墾種，事閱多年，相安已久，且蒙古得收租銀，於生計亦有裨益，是以仍令其照舊耕種納租。此係朕爲體恤蒙古起見。』更可知此時蒙古王公開放牧地，已成

半奉官的事實；迨至清代末年，因俄人向東北壓迫，且不斷向黑龍江移殖，清廷始完全變更禁墾政策，而採移民殖邊方法，於是漢人赴東北者益多，凡所到處，即爲置府州縣官員，以利統馭。中日戰後，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山西巡撫胡聘之，首倡蒙地放墾，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二）張之洞劉坤一等復聯名上變法自強之奏，主開放蒙古王公牧地招納內地人殖邊墾荒，當時蒙人因生計益困，多有借債度日者，雖擁有極大之牧羣，所得究不如農業之利爲大，故清廷亦遂首肯此議，因自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正式實行允許蒙古王公放荒招墾，並由清廷特派大臣，督辦開墾事務，以次增設府廳州縣墾務局、墾荒局、墾牧公司、農務公司於內蒙各地。一面勸導蒙古王公，取得放墾同情；一面獎勵能招漢人開墾之各札薩克；自此次正式倡導後，蒙人始肯自動地開放牧地，招徠漢人。而口北設治，亦日益增多。如綏遠西部的五原東勝武川三縣，全於清光緒三十年以後始設廳，其綏東五縣中之豐鎮興和陶林三處，亦係清末設廳，涼城則係清末的寧遠縣（集寧是平綏路通車後才繁華起來的，民國十年乃劃割其餘四縣之地的一部，歸他管轄。）只有察哈

爾，則直到民初改制後，才又多設許多縣治，但與遠綏各縣相較，其相去也不過十數年罷了。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政務處大臣左紹佐岑春煊等具奏清帝，請將熱河、察哈爾、烏里雅蘇台、庫倫、科布多、阿爾泰、西藏諸地，悉照內地改設行省，將駐沿邊各地之將軍大臣，改稱巡撫，加授陸軍部侍郎銜，以期嚴密防守邊疆。至於實行之準備，則在急宜增設沿邊府縣；我們看上述綏西、綏東各廳縣之設置，一定與此事有密切的關聯。而且這也是綏設省的第一聲，只是可惜當時並未見諸實行，而清代的統治就不久倒場了。

清季所設的多倫、張北、獨石、三廳，原歸直隸口北道統轄，綏遠境內則設歸綏都統。今綏東各縣，當時亦轄於綏遠都統，民國三年六月以張北等七縣及錫盟、察哈爾部及各牧場劃為察哈爾特別區域，置都統以轄各縣及蒙旗事務，七月置興和、道、轄張北等八縣。綏遠則於民國二年十一月改設特別區，制度與察哈爾同，三年六月割綏東各縣與察哈爾，七月置綏遠、道、轄綏遠等八縣。這是察二區第一次具有行省的規模。故在民初，二區均

會增設縣治，計在察者：(一)張北縣，民國三年設。(二)沽源縣，民國三年設。(三)多倫縣，民國三年設。(四)寶昌縣，原太僕寺左翼牧場，民國七年成立設治局，十四年正式改縣。(五)康保縣，原察哈爾部左翼四旗及右翼正黃旗東半旗牧地，民國十年成立設治局，十四年改縣。(六)商都縣，原係商都牧場，屬正黃旗，民國四年成立設治局，七年改縣。在綏者：(一)包頭，原爲薩拉齊縣之一鄉鎮，以平綏路通，民國十一年闢爲縣。(二)黃河後套地方，由五原縣中析出通濟渠以東地，成立安北設治局；又析出豐濟渠以西地，成立臨河設治局。同時，中國政府已感到繁榮西北之需要，自民國三年起，自動陸續闢赤峯、多倫、萬全、歸綏、包頭等地爲商埠，除赤峯屬熱河外，其餘全在察綏二省境內。

民國十七年八月間，內政部以建國大綱中僅有省治，並無特別區之規定，况值軍事結束，訓政開始，更應將特別區次第改省，以昭劃一，此時綏遠特別區，計轄九縣二設治局及蒙古烏伊二盟，察哈爾特別區計轄張北等九縣，(時綏東尙歸察省而集寧未立縣，只是設治局)一設治局及錫盟，察哈爾部八旗等；綏遠可仍沿舊名，察哈爾原係番文，擬改爲「集寧省」；

當時乃以此原則作成提案，由部長薛篤弼以中央委員名義，於同月廿九日提經政治會議決議：『熱察綏及西康青海均改爲省，並將青海西康部分，交內政部詳議再提』云云，旋內政部依據上項決議復將熱察綏及西康青海各特別區之應改名稱，設治所在，以及組織區域，詳加計議，提出中央政治會議，其所擬定之辦法如左：

察哈爾

- (一)名稱——『集寧省』與和省，『口北省』與開平省，『萬全省』決擇其一。
- (二)省治——萬全。
- (三)組織——設省政府委員五人，以一人爲主席，餘四人分任民財建教四廳廳長。
- (四)區域——將舊直隸之口北道屬宣化赤城萬全和關懷來陽原懷安蔚縣延慶涿鹿十縣劃歸察哈爾，並將前由綏遠劃歸豐鎮涼城興和陶林四縣及後置之集寧均劃歸綏遠。

綏遠

- (一)名稱——綏遠省。
- (二)省治——歸綏。(原係綏遠都統駐在地，故設省治於此。)
- (三)組織——與察哈爾同。

(四)區域——除現有九縣外，並將從先劃歸察哈爾之豐鎮等五縣仍劃歸綏遠管轄。

同年九月十七日，國民政府依照中央決議案，將熱河等五特別區改爲省，並以明令公布，唯察哈爾省仍用舊名。從此起，察綏兩省才算脫離了舊日藩屬的地位，進而與內地行省占同等地位。第一任的察省府委員是趙戴文等，綏省府委員是徐永昌等。

於此我們還得補敘兩件事實，一是口北十縣之反對改隸運動，口北道自始至終與河北省（直隸）爲一體，故此改隸，人民以歷史的關係，總覺有點不願意，尤其重要的，察省原無像樣的富庶的縣分，口北十縣在河北固是貧瘠之區，放在察省，便成了一二等的縣，以如此區區一隅，也要支撐一個省政府，人民負擔自然無形加重，所以反抗改隸運動是頗得大衆同情的，但因當時政府已決心舉辦，故迄無成效，直到如今，一部分口北人士還抱着返回原治的憧憬，實在也是因爲察北六縣亡後，口北人民負擔較前更重的原故。但我們現在只有感謝那時國民政府辦法之聰明，不然，以察省舊疆而論，現在實已淪亡無餘，還能夠保持着察哈爾省的名義者，僅此區區口北十縣而已！說起來是如何可痛

的事

第二就是所謂綏東問題，以先內蒙古以蒙旗爲行政單位時，綏東五縣既屬察哈爾部之右翼四旗，自然與察哈爾省關係較爲密切，故民三畫特別區時，就由綏遠畫入察省，九年冬，因平綏鐵路向西延長，平地泉成了重要的運輸樞紐，乃割豐鎮、陶林、興和、三縣各一部之地爲集寧設治局，十一年改縣，及此次改省，又將牠畫入綏遠，這本來因爲察省已取得口北十縣，綏遠縣治太少，藉以調劑；況且在自然地理的形勢上，也以這樣畫較爲合理些，才決定如此。但在察哈爾部的王公看來，這當然是最不高興的事，因爲顯然是把一部剖成兩半，所以他們老懷着鬼胎，希望破鏡重圓，後來中央爲避免這種磨擦起見，曾特派察哈爾部最有實力的人物卓什海爲察省省委，也無非表示羈縻的意思；但可惜蒙古人這種心理終被日方窺破，於是才利用了傀儡的德王，發動這次綏東戰事，以達到他自己的企圖，我們固然爲自己的江山變色而憤怒，但也覺得那些純樸的蒙人未免太愚得可憐了。

自察綏改省後，察省當局因爲察北一帶大有開發的餘地，廿三年五月，宋哲元又在察北成立了三個設治局：（一）崇禮設治局，原係張北縣二四兩區地，因轄境過大，不便推行庶政改設。（二）尚義設治局，原係商都縣南部地，因相距過遠，施政不便畫出。（三）化德設治局，原係商都之東北部，康保縣西部及教育廳學田地諸地。綏遠也將臨河設治局升爲縣，二十二年更開包頭爲普通市。

敵人覬覦察北，已是很久的事，實以察北爲塞外草原最豐饒之區，兼之礦產涵蓄量大，而人口又極稀少，故自熱河陷後，多倫一隅，已竟不知不覺中被人家拿去，可以說察北六縣，只剩了五縣——寶昌、康保、沽源、商都、張北。迨民國二十三年冬，竟正式向察東沽源一帶進攻，幸而在大灘會議席上和平解決，但我們的東疆，如像延慶龍關赤城一帶，從此就不能再駐正式軍隊；至於察北六縣，則自始只有力量很薄弱的保安隊駐防，無怪乎廿四年冬，日人嗾使蒙古軍隊一攻，立即淪滅了。關於這些事件的詳細經過，以後另有專章敘記，在這兒不贅述，不過我們表示自廿四年起，察哈爾省的疆域已變化到只剩口北道

十縣一個角落罷了。察綏二省的縣治，今再列表於下，以作本章的結束：

察哈爾省

省會萬全，縣十六，設治局三。

面積 七五八、四一八華方里(地質調查所調查數)
 人口 一、八七六、四六一人(申報館調查數)

縣名	等級	治	所	縣名	等級	治	所
萬全	一等	張家口	宣化	一等	張家口東南六十里		
赤城	三等	張家口東北二百四十里	龍關	三等	張家口東一百五十里		
懷來	三等	張家口東南二一〇里	延慶	二等	張家口東南二八〇里		
涿鹿	三等	舊保安，張家口南一二〇里	陽原	三等	前四寧縣，張家口西南二四〇里		
蔚	一等	張家口西南二八〇里	懷安	三等	張家口西南一二〇里		
張北	一等	舊興和城，張家口北九十里	商都	三等	七台，張家口西北四二〇里		
康保	三等	康巴諾，張家口西北三〇〇里	沽源	三等	小河子，張家口東北二四〇里		
多倫	三等	多倫諾爾，張家口東北五百里	寶昌	三等	張家口北二七〇里		
化德設治局		加卜寺	崇禮設治局		太平莊		

遼綏與爾哈察

尙義設治局

大青溝

附記 偽蒙政府成立後，改化德爲德化，並於其地設市。取消沽源縣，併入寶昌，而改名寶治縣。

綏遠省

省會歸綏 縣十六市一，設治局一。

面積 一、六八一、六五〇萬方里 內政部調查數
人口 一、九四六、六二九人（申報館調查數）

縣(市)名	級等	治所	縣名	級等	治所	縣名	級等	治所
包頭市		包頭市	歸綏縣		歸化城	薩拉齊縣		薩拉齊
包頭縣		包頭市	清水河縣		縣城	托克托縣		托克托
和林格爾縣		二十家子	五原縣		降興長	臨河縣		縣城
武川縣		可以立更	固陽縣		廣義奎	東勝縣		羊腸壩
豐鎮縣		豐鎮市	涼城縣		涼城	興和縣		三道河子
集寧縣		才莊嘴	陶林縣		康堡	安北設治局		大余太

—— 據內政年鑑

三 察綏地理概說

1. 自然環境

察綏兩省，正當『塞外草原』，位置在大沙漠以南，陰山所在，黃河所流，四望平曠，漢人逕呼之爲『草地』。本區爲高原性質，由蒙古高原至沿海平原，地勢自西北向東南逐漸降低，大約陰山爲第一級，張家口爲第二級，居庸關一帶爲第三級，過了居庸關，到南口，山勢已盡，就是北平平原了。塞外草原與內地的最顯明疆界，就是長城，但現在自山海關至嘉峪關的長城，實明人所築，（依張其昀說）此邊牆在張家口與南口之間，也形成兩層，在居庸關的曰內長城，在張家口曰外長城。至於秦代的長城，實際上是早湮沒了。綏遠後套居民，都說烏拉山後的蒙古地方還有兩三道『邊牆』，但也無法實地調查，假使有，也許是古長城的遺跡罷？

橫亙於塞外草原的一條大山脈，就是陰山。牠起於河套之外，俗稱狼山，（或謂即古所稱

（狼居胥山）自西而東，橫穿察綏境內，至熱河圍場縣與興安嶺會合。其西端則接於賀蘭山，賀蘭山一名阿拉善山，自寧夏而北，與黃河平行，高度約五千尺，山東爲鄂爾多斯高原，東北南三面皆臨黃河，南以長城爲界。鄂爾多斯全係沙邱，顆粒都是渾圓的，可證明是由風吹成。這種沙邱，又常逐風遷移，以此極不適於耕種畜牧，以故其地面積雖大，却極荒涼，所以綏遠西部除後套外，其餘等於不毛之地。

陰山接賀蘭山循後套東轉東至歸化城北三十五里，爲翁滾山，亦名大青山，層巒峻嶺，形勢極雄，俯視歸化平原，爲天然障蔽，山後純爲蒙古人所據，故更爲蒙漢天然界限。其沿後套一段，別名烏拉山，烏拉山南，薩拉齊至包頭，包頭至後套一帶，構成一大平原，野草芊緜，多未墾殖，土地肥沃，爲察綏之冠。陰山之陽，勢甚陡峻，攀登不易，山陰則傾斜迂緩，漸入戈壁沙漠，是以欲與蒙人交通，爲勢頗難。陰山自綏遠東走，分布於陶林涼城縣境，曰伊瑪圖山脈，或稱灰騰梁，『灰騰』蒙語冷也。自此以東，又分兩脈，一爲察省張北縣西境之大青山，南至張家口大境門外爲元寶山，大青山中爲自察北入綏東的大道，有名的大青

溝卽是此地。察北的糧食，都由此道用板車（單牛車）經陶林與和境再運至集寧車站，轉輸平津一帶，此次匪軍攻興和一路，卽係由此進兵。山道崎嶇陡險，極爲難行。自張北東走，至沽源爲梳粧樓山，東北入上郡河之曲，蜿蜒於多倫城附近。一支南走入長城，爲居庸關附近諸山，（卽平綏路所穿行的山叢）而止於北平城外的西山。以上這一支合名馬泥圖山脈。由灰騰梁東北走，經商都，爲諾謨渾山，再東北爲都蘭山爲得兒山，是爲大馬羣山脈。自此再斜向東北則爲內興安嶺，直入東三省境。

因爲有陰山的障蔽與坡度，河流全向南流灌，最大的自然是黃河，他自寧夏西部北流入綏遠，一百五十里過狼山受阻，乃折向東流，因水勢迂折減緩，衝成兩道，一支向北折而西與黃河並行百八十里而後相會，名曰烏加河，（或曰五家河）但其下游，近日已不能與黃河身貫通，因滯爲淺水湖泊，名烏梁素海子，烏加河與黃河身之間，相距約百五十里，因冲積關係，土質極細，爲天然肥土，且以水勢緩慢，極適開渠灌溉，以此之故，其地農產特豐，近且有許多新式農業組合，在那兒實驗水利與施行一種新的集團生活，卽所謂後套

墾區者是，這在綏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容以後再爲詳述。黃河受烏加河之水，仍向東流，過包頭，寬約二百丈，直至綏遠中部的托克托縣，始折而南再入長城。在托克托縣的河口，會合自歸綏城方面流來的大黑河，（亦稱黑水河）大黑河是塞外黃河最大的支流，源出陶林境，蒙語也叫圖爾根河；當他在托克托縣與黃河相會處有華洋義賑會所開鑿的薩托民生渠，可惜是化了一百幾十萬元，竟不能上水，土人遂稱之曰『民死渠』。此外在綏遠的黃河支流，還有紅河、烏蘭木倫河、西拉烏蘇河等，因甚小，不具述。

察哈爾省（一）因爲沒有貫徹全境的大河，（二）爲許多河之上源，（三）以多倫爲中心，地多向西南低陷，又多沙磧，淤成許多湖泊，收納小水，以故水系格外繁複，茲分河源湖泊二部述之：

（一）河源部——（1）赤木倫上源伸入本省烏珠穆沁旗界；（2）灤河出沽源縣東，有閃電河、上都河等名稱，繞經多倫，入熱河；（3）沽河出沽源縣北，夾長城南流，入獨石口，經赤城縣東南，出長城入河北省境；（4）桑乾河由山西來，在山西內境會合自綏東集

甯東南葫蘆海流出之御河，逕東北，流入舊口北道境之陽源，會葫流河，至涿鹿，會洋河。洋河爲貫穿口北道境最大的河流，上有東西南三源，俱出張家口外。他在察省境內，也頗有灌溉之利。會洋河後，轉向東南，會自延慶流來之瀉水，穿長城入河北，那就是泛濫爲患的永定河了。

(二) 湖泊部——在凹地者：(1) 多倫泊，在多倫城東，今已湮沒；(2) 克勒泊，在多倫西南，其附近小湖甚多；(3) 昂古里泊，即古鴛鴦樂，其西北有小鹽湖，東北有大鹽湖，地點在蘇尼特旗；(4) 葫蘆海，在集甯東南，爲御河所自出。(今已遷入綏遠) 在沙磧者：(1) 達里泊，在阿巴哈納爾旗南，魁屯等河注入；(2) 岡里泊，在達里泊東；(3) 柴達母泊，有錫林河注之；(4) 那答克泊，有呼努霍爾河注之；(5) 庫爾察罕泊，有古爾班烏斯克河注之，附近小湖極多，其南爲蘇尼特鹽池，燦然羅列，有內蒙星宿海之稱。(凡湖泊，蒙人皆曰「涼爾」)

察省地質，殆全爲『太古界片麻岩』所成，唯獨石口外，雜有侏羅紀煤田，但範圍均不甚廣，察北一帶，礦產物以鹽碱爲大宗，蓋在地史上言之，此帶羣山，湧起年代頗近，且斷

層發生甚劇，以故流水失去故道，於中部澆成鹽池，迄今未得疏通之路，加之氣候嚴寒，水分缺少，鹽池多有乾者，遂成鹹之產地。在蒙古高原這種現象是極普遍的，不過察省格外顯著罷了。

綏遠地質，土默特部附近，以太古界及元古界之岩石爲多，此外唯托克托城一帶之寒武紀，大青山各處之侏羅紀而已，故其地層系統，至爲單簡。若後套一帶，全係黃河沖積地層，有水則軟如鷄糞，無水則硬如石子，爲天然肥料，最適墾殖。

2. 旅程素描·地方剪影

現在讓我來敘敘兩省的景物：假定我們由北平出發吧！平綏路局的車輛現在整頓得非常之好，而且時間準確，速度加快，您倒不必擔憂像前些年那樣坐敞車吃煤烟的痛苦。當我們馳騁了九十里的平疇曠野後，過了昌平縣，便到平綏路最大的車站南口。一大片荒沙石子，偶爾有一個小驢子馱着一個鄉下女人幽幽地走上那傍晚的小徑，已頗有塞外的意味了，據說這地方是從先外蒙進貢馬匹牧放的處所，故有極大的荒場，不過細

看那種石多土少的地質，實在也不會長什麼禾苗的！以這樣漠無人煙的所在，加以北有高山，作爲屏蔽，自然是作戰的好地方，重過南口時，除煤煙和機車的喘氣聲外，一眼看到那白石築成的國民軍南口陣亡將士紀念碑，再北望近在目前的巍峨山勢，實在不能不使人起夕陽流水人事無常的感觸。南口原先是一荒冷小鎮，不過自口北度關溝而南的旅客常常在此打尖宿店罷了，所以關溝中還有一個北口，無非表示這是山路的出入口罷！自平綏路築成，置機廠於此，於是驟然繁榮起來，近來則街市範圍，益見擴大，人口已增到五六萬以上，儼然成了內地小都市了。過南口就屬察省境內，平綏路從此慢慢爬上山溝（所謂關溝古道者是）故在此要換上特大的機車，而且是在後面推行，山路約須走一點鐘多，大約當在七十里左右，山中樹木不多，果樹以柿爲大宗，其他則桃杏間有。鐵路兩旁，溪水潺潺，流在長滿綠苔的白石上，清可見底，山村的女人，常常在此洗起他們那大紅大綠的衣服，看來真是一幅古代生活的圖畫，只是與這個二十世紀的科學怪物太欠和諧了。到居庸關，我們已可見到山頭的雉堞，任何人也要驚詫我們先民力氣之偉大，那樣嵯峨

的山勢，居然建造了如此整飭的城牆，豈不是奇蹟呢！居庸關凡三重，關內頗有居民，明末除守將外，還置巡關御史，這是京師最近一層的鎖鑰，自然看得異常重要，在關門洞的壁上有着石刻的天王像和契丹文西夏文的石碑，可惜我們不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在居庸關附近，火車要鑽兩個小山洞，和一個較長山洞，（四百公尺左右）到青龍橋，山勢漸盡，冷的西風，陡然吹來，回看長城，已在南方，於是我們才憬然的說道：『哈，這已是塞外了！』

青龍橋亦為平綏大站之一，高度五六一·一三七公尺，因山勢巖奇，長城整飭，外人來遊者甚多，有許多人專以伺候遊客乘騎或是坐『爬山虎』而活着。鐵路北側，立着創修平綏路的詹天佑銅像和石碑，風雨剝蝕，全身發着暗綠色，每一個乘客，因為剛剛走過來險巖的山溝或者長達四五里的八達嶺山洞，皆向這位工程界的偉人表示着說不出的敬意，那些沒知識的工人或是農商，更把許多神話化的故事加到他的身上，我們以此知道，科學也未嘗不可以征服愚人的心。火車由此轉而西行，不久就要經過八達嶺大山洞，車裏電燈開始亮了，你可以看着你的表，算算火車到底走了多大時間。——大約以五

六分鐘爲最通常，以此我們可以算出這山洞無論如何也要長達三華里以上的。（據實測共長一一四五公尺）在北部中國有着這樣工程，而且全由國人設計，實在也不能不來一個驚異！

出山洞後，漸漸走入一片不毛的荒原，三十里左右至康莊，（高度四九八・三四公尺）爲平綏運輸大站之一，大約察東的貨物，往往以此地爲集散中心。但近來因時局不靖，常爲土匪出沒之區，車一進站，我們就可以看到那聳立的碉堡與上面站滿的灰衣兵士。站北有着一條街道，站西南有着一個小城堡，那就是康莊了。（無論康莊二字，原意如何，在此斷章取義，我們覺得是很夠味的，因我們的確從此履上康莊了。）在塞外，大一些的鄉村和鎮市，全有整飭的城堡，想見先民對外寇防禦之注重。車在康莊停得時間較長，因爲從此又要換用小機車。你不妨在此買一隻頂便宜的燒雞喫，還有又香又嫩的「老豆腐」。車開了，不久你就可望見一面城牆聳立山頂，樣子十分別緻，那便是懷來縣城，庚子之亂，那拉氏自京城西走，吃盡苦頭，直到此間，才由縣令備了乘輿儀仗，又恢復她那皇后架子。

往西廿五里過土木堡，堡城遠在車站北五里許，此地顯得萬分荒冷，附近除一間小小紅色站房外，只有荒草遠山，和坡坨起伏的原野，不用說農田少見，連牧放的牛羊也沒有的！我們想到明英宗以九五之尊，敢於聽了王振的話而跑到這冷落的地方，到底還算有膽氣的呢！雖則被也先給擄去了，但我却佩服他。堡內有顯忠祠，祀死難的侍臣，有文臣王佐以下武臣張輔以下共六十六人。過土木，到沙城，也是一個糧食轉運中樞，大約龍關赤城一帶的貨物，多集散於此。城內一家老舊的酒店名叫玉成明的，能製有名的青梅養酒，這酒分紅綠兩色，是把燒酒加入圓肉冰糖紅糖入大銅罐中煮成的，故風味頗腴，有補養之效，每年運銷平津，為量甚大，並且曾出品於巴拿馬賽會，據說得過金牌的。沙城過去，就是新保安，下花園，新保安附近，有很大的稻田區域，頗象江南景象，這都是利用洋河水開渠灌溉的。下花園原係遼蕭太后的花園，不遠還有一處，叫上花園。這兒鐵路已和洋河並行，河南的鷄鳴山，距鐵路也不過三里，煤礦極富，有一家大一點的公司建築着高綫鐵路，遠望去，煤斗子一個一個悠然無礙地在鐵綫上爬行，真覺得奇怪，其餘礦坑，大半用土法

開採，情況容後再敘。車到辛莊子，可以看到洋河的水在山脚下奔流，雖然很淺，但却顯得很洶湧，山也猙獰險惡，但河岸盛植柳樹，若當夏季，由車窗外望，如穿行萬綠叢中聽着蟬聲聒耳，也是頗爲有詩意的。塞外是談不到舟楫之利的，（黃河除外）因爲水淺石多，故涉水全用車或是『深則厲，淺則揭。』有時我們看見鄉下女人，穿着鞋襪半爬半走的涉過水去，真是狼狽極了。在辛莊子以西的山陰，因受從沙漠吹來狂風的影響，滿滿堆一層極細的黃沙，看起來頗有沙漠的味兒。車行二十五里，到宣化（高度五九七·六一七公尺）從遠處就可以看到整飭的城垣與空曠的校場。自明代以來，宣府大同，是塞外防邊第一要地，屯聚重兵，廣置斥堠，可惜是終於在小王子的擾攘下，被李自成攻破而從此長驅入了京城！宣化城裏的古蹟是很多的，城垣周二十四里，怕也是塞外最大的城了。始建於明中葉，乾隆中，直隸總督方觀承重修，故如今還很齊整。明代時不特在此置有重兵，有總兵巡撫、御史等官，而且以荒淫著名的正德皇帝（武宗）尤常常往來此地，他大約因在京城太受拘束，所以才聽了讒臣江彬的話，數次遊幸塞外，而江彬因係宣府的人，故特別設法使武

宗在此留戀，以顯示他個人權威。據說他曾給武宗建了一個鎮國府，徙豹房女子及民間子女珠寶滿實其中，恣意作樂，弄得武宗樂不思蜀，多少朝臣勸告，也不願回京。可惜是這鎮國府當武宗死後，便被拆賣無存了。在此門外有一座鎮虜台，明嘉靖時建，專爲守望之用，可見那時邊氛之緊，鎮虜台北即有名的龍煙鐵礦所在的煙筒山，現在有人在那兒看管着廢置的機器和山積的礦砂。城內則大部荒廢成爲菜圃農田，零落的寺廟點綴於四野中，陪伴着秋後的西風落葉。最古的大寺要算城東北隅的彌陀寺，建於元初，離今日已快到七百年，民國初年改爲師範學校，只剩四千餘斤重的銅佛一尊，作爲最後的紀念。回教寺院很多，建築也雄偉，那種尖頂有時引人想起西域的風味。天主堂尤宏偉莊嚴，因爲這兒是西北的重要教區，駐有主教，且有大修道院，故教民極夥。全城住民大約在七八萬左右，街道雖不算繁華，但洋式門面與煤氣燈下的減價市招和無線電的聒噪聲，已顯然代表出一個內地城市逐漸都會化的徵象。出產要算葡萄爲大宗，其餘就是皮毛業。宣化城因受塞外狂風的影響，西門外城下堆沙幾乎與城相齊，可以由沙阜上隨意進城，乾隆

時曾一度清除，並遍植柳樹以障風沙，但現在却一株柳樹也不見了，只有沙子還照常屯聚城下，這裏有着一條向西北去的大道，是舊日不通火車時向張家口去的驛路。出西門外不遠有一個「明常開平王盡瘁處」的石碑，原來是明初常遇春追元兵至開平（多倫）還兵時死於此處。這條驛路，今雖改成公路，但行旅渺少，遠望一片原野，平沙漫漫，不勝荒涼之至！自宣化城西北行六十里過沙嶺子，甯遠堡就到了塞外第一大商埠張家口（高度七四二·一九八公尺）

張家口，蒙名加爾干（Kalgan）明代萬全衛所在，因當外長城出入之衝，與西面的飛狐東面的獨石兩口，同為邊防重鎮，清末更因與俄通商的關係，這兒是交通要衝，因俄人要求，咸豐十年，中俄續的准俄國經商過該地行銷零星貨物，及後京張鐵路成，儼然成西北重鎮，京張鐵路延長到了歸綏包頭，這兒又成了轉運樞紐，其形勢地位，迄不稍變，故民國三年，與歸綏等處同時自動關為商埠。其地處環山之中，只有東南一面沒有，正北的元寶山，偏東的是東太平山，偏西的西太平山和饒頭山，賜兒山等等，東西山的交接處有

一條山溝，就在那兒的邊牆上開了一個大境門，直通上堡。門上有高維嶽所寫的『大好河山』四字，在今日，我們讀了那四個字，作何感想？上堡與下堡是張家口的兩個城，實際上繁華並不在這兩個城裏，而在自上堡至下堡間蔓延的七八里的一條大街上，所謂武城街、邊路街、仁壽大街、怡安街者是。與大街並行的是洋河支流清水河，有鐵橋相通，車站在橋西，大街在橋東，所以也稱大街南面一帶為橋西，車站為橋東。下堡為金融中心，有中國交通二銀行。上堡是行政教育中心，有省政府及財民建教四廳及各省立學校，橋東是新開的商埠區，極為熱鬧。但是現在當我一下火車接觸眼簾的，盡是日本料理、日本貨店、日本妓館，一大片不下幾十家，而太陽旗也飄揚各處。尤其是設在『內蒙政府』的大蒙公司在這兒有着分公司，而日人經營的張多汽車公司更壟斷了（如不說霸佔了）自張垣到察北的交通權利。任何人走到這區域都懷着戒心，因為不知什麼時候就許碰見意外的凌辱！說是我們自家的土地呀，真叫人有點不大相信呢！何況在這兒還有着敵人的飛機場（場址都是強佔的民地）。大境門外本為牛馬市，多是蒙古人來交易，察北的運鹽

車糧車亦均由此進出，故其地雖是道路險惡，車馬却絡繹不絕，自宋哲元氏主察後，開闢了寬大的汽車路，直通張北及加卜寺、滂江，又將赴張北途中最難走的喇嘛壩開出一條坦途，察北與內地的交通因而日繁，但近日因察北異動的關係，幾乎一切交通均已絕斷，不特察北牛馬糧食不能售賣，蒙鹽不得進口，感到莫大苦楚，就是張垣客商，也受了莫大打擊。從先，當中俄國交未斷時，張家口到庫倫用汽車交通，察省各縣由此種生意而致富的不可數計，而張家口亦因此格外繁榮，土人名此為「外館生意」，中俄斷交，外蒙等於喪失以後，內地客商財產在庫倫的全被收沒，而交通亦在被禁之列，於是張垣繁華，一落千丈；今日中俄雖已復交，但運貨赴外蒙仍屬不可能，只有一家德人開設的德華公司每月用汽車運貨赴外蒙，獲利極豐，據說每年納給察省的稅額就達十幾萬元，中國人只有坐視無可奈何，亦真令人生氣也。至於現有商業，則以皮毛、糧食、磨菇為大宗，北口皮貨，結實而耐寒，頗為北方人所樂用；（每年輸出雜皮二十九萬餘張，羊毛三百餘萬斤）有一種生意最足為我們恥辱的，就是官准的煙土店，往往標以發貨莊三字，真使人莫明其妙！

人口據最近調查有十萬五千萬上下。地方名勝有冰水洞，是賜兒山上的山洞，一洞有冰，一洞有水，據云水洞雖冬不結，冰洞入夏不融，頗稱奇觀，但今則俱涸。賜兒山夏季有廟會，極熱鬧，山頂可覽全市，故旅客多樂往登臨。元寶山上有朝陽洞，亦稱地藏寺，雖在夏季，冷如初冬。

張家口以西，鐵路漸向西南傾斜，到柴溝堡，此地爲察省西境貨物運輸的集散地，故極繁盛，有電燈，和平綏路的機廠，屬懷安縣。過此後，入山西境，過天鎮，陽高至大同，願意看雲崗石佛的要在此處下車，我們這兒恕不煩敘。大同附近有口泉煤礦，爲晉北最大之礦坑。自大同車又折而正北，成九十度角，抵豐鎮後，已入綏遠境。豐鎮爲綏東五縣之一，高度已有一一八四·一四八公尺，向東就是興和，過了大青溝，直通察北，此次匪軍進犯，南路卽以此線爲目標，故豐鎮在軍事上頗關重要。北行至集甯，平地泉，爲綏東最重要的車站，無論在交通上、軍事上、商業上全佔重要地位，其地勢海拔一四〇二·六九〇公尺，爲平綏路中最高最冷之處，客車暖汽管，有時凍裂！因爲作者不甚熟悉該處詳細情況，今

引用大公報本年十一月二十日許錫五先生的文字代替我的說明，許先生自說是平地泉人，他記載的翔實，自然是毫無問題的。

「集甯縣是平綏路平、地泉車站的所在地，車站居城之中心，東西兩邊的居民，自然不得不分成站東站西兩半，唯草創時由張家口先來之小販，沿張家口地名呼喚之便，稱為橋東橋西，實則謬誤已極……車站命名，令夏奉命改為集甯縣……平地泉三字，已為歷史陳跡。城內住民據去秋之調查，站東西約有九百多院落，每院以五戶計，約有四千五百餘家……二萬二千餘人，連客商，四萬人是有。商店八百餘家，僅粟店一行，有五十家，除當地消化不計外，每年出口糧食約計七八十萬石……大部以莜麥、麥子、胡麻、菜籽、蕎麥、草麥為多。其餘像穀子、黍子、糜子，產量既不大，出口也不多。莜麥……的用途是當地人的主要食料，力量甚大，滋養亦好……站東有一個每月能打五萬蛋的打蛋廠，鷄每隻至多出不了三毛錢……距集甯城北不足十里的馬蓮灘和唐腦包兩處，也出一種塊子不大的褐炭，大家都叫他臭炭，現在尚不失為多數人的唯一用品……集甯羊肉最美，一個

大圓尾巴，往往三四斤，煉出油來作月餅，酥涼可口，恐怕廣東月餅也不能比擬吧……集甯正北至陶林屬之土木爾台，僅二百四十餘里，北至滂江四百八十里，直至庫倫也不過二千餘里，飛機不過幾個鐘頭，汽車不過四晝夜；東可直達張家口，南順鐵路至大同，再搭汽車至太原，轉同蒲路可至瀋陽，東搭正大路可至石家莊……」

由這段紀載，我們可知集甯在綏東占何等重要位置，有人稱他爲「西北的糧都」，又有人說他是綏東的包頭，這都是不假的。因他地勢最高，冬天溫度常在攝氏表零下三十度甚至四十度上下，我們請閉目想一想刻下在風雪中抗戰的將士們，該當是如何吃苦！集甯附近有老虎山，可俯瞰全城，山上戰壕縱橫，且有零落的殘壘，這全是當年馮玉祥氏退兵西北屯軍的遺迹。懷想當年，再蒿目今日，任誰也要生家國興亡之思了。

火車由集甯又折而西行，過卓資山、福生莊等大站，卓資山原名「桌子山」，因附近的山東西兩峯頂，平如桌子故名，卓資山是平綏路局故意起的一個雅馴名稱。此地鐵路路線，因傍大黑河上游，加之坡度大，山洪一發，立受影響，常致沖毀鐵軌，斷絕交通，二十三

年秋季一次冲毀的最利害。以故前平綏路局長，決定改道行車，自動工以來，已竟漸次完成，路綫比先迂遠了，自然也就不會再發生什麼意外了。車向西進，漸漸可以看到北面的戴雪的大青山了，這個界限蒙嶺的高嶺，刻下我們已竟完全征服了山後的荒原，真是始料不到的事！旗下營陶卜齊過了，我們已竟來到塞外名城之一的歸綏（高度二〇四六·九八八公尺）歸綏原係二城，在西南面的叫舊城亦即歸化城（蒙語庫庫河屯）前面已經說過，是明萬曆中諸達所建，（約當1573—1619年）又有一種傳說，是他的夫人三娘子所築，總之這『歸化』二字有一種紀念的意義，（因諸達在那時投降了，封為忠順王）是不成問題的。乾隆初於舊城東北五里處築新城是名綏遠，合稱『歸綏』刻下新城為行政機關所在地，省府各廳在焉，舊城為商業區。新城冷落蕭條，遠不及舊城有都市色彩，也恰如張家口的上堡比不上下堡一般。但無論新城舊城，馬路都很寬大齊整，夾道植柳，若在春天，介于於綠蔭中，管保你不會起什麼塞上之思的。舊城城垣已毀，只存北門一段和一個城樓。繁盛區在南門外的南大街、東西大街、大召街，及北門外的東西順城街。民國三年自動

關商埠後，畫出自舊城城外至新城一段爲商埠區，但因發展遲緩，並不見有什麼繁榮的徵象。塞外俗稱張家口曰『東口』，歸化城曰『西口』，意思是說這是塞外東西兩部的貨物集散地。但自從平綏線延及包頭，實際上綏西及中部的運輸中心已改至包頭，所以歸綏也就變成了一個仗政治中心而維持生命的呆都市。刻下此地運輸的貨物，仍以小麥、胡麻、小麥、大麥、雜糧及蒙、新、甘、青、寧等地的皮貨爲主，我們稱之爲『西口皮貨』。新式的工業有面粉廠，及綏遠毛織廠。人口近十萬。在舊城北有個抗日烈士公園，裏面雖沒什麼可留戀的景物，但那質樸單純的紀念坊和那二十九軍長城陣亡將士墓是滿可以引起我們仰止之思的，那裏面葬埋了二百〇三具骸骨，全是二十二年犧牲在長城一役的。胡適曾給這些戰士作了一個空前的白話碑，但在此次綏東戰事發動以前，我們爲了避免『挑釁』的嫌疑，只好把這碑文移去，而公園的名字，也改爲『長城烈士公園』了；想來敵人這種強迫人吃耳光賠笑臉的舉動有什麼好，我們到底由忍辱而發動一種光榮的戰爭了，我們的烈士還能因爲敵人的蠻橫失去他固有的榮譽嗎？綏遠不特是政治中

心內蒙古自治的策源地，今綏遠蒙政會設此）而且是蒙古的宗教中心之一（其餘是外蒙庫倫察北多倫）所有在綏垣的大小召（蒙語，廟也）全是金碧輝煌，喇嘛衆多今撮其最重要者於后：

(1) 延壽寺，在舊城石頭巷北，一名錫拉圖召，又名舍力圖召，創建年月無攷，清康熙三十五年帝西征準噶爾部駐蹕歸化，賜今名。建築宏大，半探西藏式，今已采飾一新，金碧輝煌，大有可觀。（經費出自蒙政會）

(2) 無量寺，在大召街，蒙語曰『伊克召』，依克大也，（依克召盟的名字，大約由此而來吧）所以又叫『大召』。清初崇德五年建，賜名『無量寺』，周圍四里許，昔有喇嘛數千人，今只百餘，故禪房多租與商販，附近爲綏市浮攞中心，有如北平之天橋。寺門懸『九邊第一泉』扁額，泉在寺前百餘步，名玉井泉，俗稱馬踏泉。傳係康熙帝西征時馬蹄踏地得水而名。

(3) 崇福寺，在小召街，蒙語曰『把圪召』，把圪小也，故又名小召。康熙西征，曾假此爲行營，賜名崇福寺，回鑾時，遺有弓箭甲冑坐褥靠背靴子腰刀等物，每年六月十二日展

覽

(4) 慈燈寺，在美人橋東南，一口新召，召內有塔圍十丈，上歧爲五，蒙人稱曰「塔布斯普爾罕召」，意卽五塔也。雍正五年建，十年賜名慈燈寺，其地建築最新，塔上所雕佛像，尤其工緻。

除召廟外，歸化城南門外有青塚，相傳是王昭君墓，（但實在沒根據的很）

自歸綏到綏西唯一大埠——包頭，距離是二百二十里，火車要走六個鐘頭，沿道北是大青山，南望一片原野，禾黍離離中，有時夾雜大片的絢爛奪目的花朵，那就是罌粟田！在綏遠，儘這種特稅，每年要收到一二百萬元，一切庶政，大約全靠此開銷，卽這次德王的叛變，在通電中也把綏省府不劈分特稅作爲借口，我們看了真不勝其驚訝，鳳堂一省的支出，全要建築在老百姓吸毒的基礎上，飲鴆止渴，何等危險！綏遠近日雖是庶政維新，到處都表示着蓬蓬勃勃的朝氣，但卽此一端，實足爲致命傷，而有餘我們頗希望傅主席將來有以善其後也。沿道許多奇奇怪怪的地名字，我們都不知道他的意義，如像台閣木、

察素齊、陶思浩等等，想來定是蒙語譯的了。車抵磴口，已可遠遠望見滾滾的黃河，這裏附近，鴉片煙花更多，牛馬牧羣亦漸增加，顯然與歸綏附近的繁圍不同了。過磴口，抵包頭。

包頭（高度一〇〇四·九二六公尺）這新開闢的西北重要商埠，以他的位置說，綏外蒙新疆甯夏陝甘晉數省的要衝，將來發展真是不可限量的。他原是薩拉齊縣一小市鎮，一則因為平綏路延長到此，且計劃從此展築至甯夏，二則為黃河水運與陸運銜接處，黃河自甯夏省中衛縣起，至此地止，為全流中最有航運之利的一段，所以這裏就形成了『水旱碼頭』。縣治是民國十一年設的，在車站北四里，距黃河北岸八里，城是土的，周十六里，城外鐵路及黃河水運上下的貨物，都從南門出入，所以道路永遠是異常的喧闐。自近來關為商埠和普通市後，市面日漸繁榮，顯然有奪取歸綏的地位而代之之勢。加之包頭以西的後套開墾，將來方興未艾，那一個廣漠遼遠區域的農產物，非集中於此以為銷納之處不可，是以說包頭的將來，異常樂觀。在城西有個名叫轉龍藏的水泉，高峙山坡上，有廟名龍泉寺，泉水由三個石龍首中流出，味道清冽甘美，包頭全城十萬人的飲料，全仰給於此。

泉附近綠柳甚多，景物亦好。黃河在此地有兩個大碼頭，一是南海子，距縣城東南十五里，由此上溯蘭州二六六〇里，下航山西曲四百餘里，水面寬大，帆檣如林，可說是黃河上流第一個大碼頭，每年立冬後十餘日封河，次年清明節前後數日開河，夏季水漲，船數最多，平均每天在二百五十隻以上。由南海子沿河西行，約七八里，至王大漢子碼頭，此地距車站約四里，自鐵路修通，上游貨物，多半在此起卸。包頭建設商埠，起意於民國十一年春，勘定地點在南門外，直抵黃河岸，東西五里，南北八里，地勢開曠平坦，想來不久可以成爲西北陸路的大埠的。貿易除新式的面粉廠、地毯廠等外，大部分是皮毛店、糧店，及經營蒙新甘貿易之行商。因歷史及地理的關係，經營者以山西人爲最多，皮毛數量以蒙古爲多，但西口貨是講究甘肅甯夏青海的，毛細而長，格外漂亮輕暖。據統計每年輸出額，牛皮十萬張，羊皮廿五萬張，雜皮廿萬張，駝毛二百萬斤，羊毛六百萬斤。雜糧大部分是穀、高粱、大小麥、莜麥等。胡麻、菜籽次之。行銷平津一帶，爲中等階級每天必吃的東西。蒙古所來的牲畜數量也很大，每年羊約九萬隻，馬一萬匹以上，牛約萬匹；甘肅甯夏所產的甘草，蘭州所

產的水煙，均用木筏載到這裏，（三十天左右就可以抵包頭，木筏用牛皮搆成，把整個牛皮浸入油中，曬乾，再紮好，用人工吹起，縛數十隻牛皮爲筏，就可以載重數千斤至萬餘斤，順流而下，爲西北唯一水運利器，但不能逆流上行，貨物運到所在地，就得拆卸，用馬或駱駝馱回。）再行銷內地。包頭、黃河，又產鯉魚，味道豐腴，價格奇廉。東北六十里石拐溝附近產煤，惜尙未能大規模開採。全城人口近日達十萬。總括以上，我們可知包頭實爲西北最有希望的大商埠，其形勢幾可相當於東北的哈爾濱。按康熙、雍正間，包頭漢民不過才數家，當時貿易，全集中於托克托縣、大黑河入黃河的河口鎮，道光中黑河漫溢，市廛多冲毀，於是始移至包頭，不想在二百年後，這兒已竟成了西北的要埠。

火車到包頭，是終點了，假使再往西去，那就只有坐汽車，從這兒是有一條公路直通甯夏的，全長共一千二百里，——自包頭至五原四二〇里爲一站，五原至磴口四四五里爲一站，磴口至甯夏四二〇里爲一站，全程二日至三日可走畢。——出包頭西門後，你開始看到廣大無邊的原野，除北面大青山外，只有陽光和土的氣息了，黃鼠狼、野山羊有時

在田間無忌憚地出沒着，沒有人家，沒有行人，除了偶爾一羣響着鈴鐺，駱駝或是一輛渺小的響着破舊馬達的長途汽車。『天穹穹廬籠蓋四野，』也許歌咏的就是這一帶地方罷！直到車出包頭約莫一百里，才漸漸行近烏拉山南麓。從此傍烏拉山前進，南面和黃河並行，但以距離遠，所以看不到這山河之間二三百里的一段地帶，就是穿行後套地方的孔道。烏拉山係陰山支脈，縣互約三四百里，盛產松柏，及甘草麻黃等藥材，並出皮毛。山脈盡處更有煤礦，為內蒙最富之山，但以地屬西公旗，禁止開發，殊為可惜！車子一直向西偏北馳行着，這地帶已入安北（大余太）設治局境內了，仍然不見村莊，往來，打尖只有道旁的兩間小泥房子，所以如果你要旅行這一帶的話，千萬莫忘記帶乾糧和冰，的確人烟是太稀少了啊！快到烏拉山的西端，沿路兩旁草漸漸多起來，一種叫做柘荊草，還有一種蒙古語叫『大不幹』，也有挺勁的芨芨草（遍生塞外各處，可作帚），行近山脈西端時，遍地紅柳，這是當地特產，叢生黃河兩岸，為盜匪出沒之區。烏拉山西端名西山，山嘴子繞過嘴子就進了後套平原。後套平原，東西長約五百里，南北寬約百餘里，近似一張弓面，陰山山

脈環繞在背後（正北叫狼山）南面是黃河。有人就在這兒引用黃河的水，開成渠道，順着自然地勢，一道道向東北流去，洩入山脚黃河的支流烏加河，再流入黃河，就這樣，灌溉着不知多少萬頃的良田，養活了不知多少內地流離失所的同胞，現在境內的大幹渠，有永濟、剛濟、豐濟、義和、通濟、長濟、塔布、黃士拉亥、楊家河等十道，最長的一百五六十里，最短也要五六十里以上，其他大小支渠三百餘道，渠身幾與地平，開口便可引水灌地，這便是所謂後套水利。現在在西山稍西北處扒子補隆村東南三四里處有着安北和碩公中屯墾區的新村，這是東北義勇軍流亡將士們開發的，他們正在試驗着一種嶄新的集體生活，與包頭附近的河北新村、薩縣的新農試驗區同為綏西一種重大的試驗，容我們以後再詳述他。自此再向西北，就可到五原，汽車要走三四個點頭，這兒是民國四年才建設的城垣，是後套水利發展的中心，有王靖國的軍隊在那裏屯墾，設有綏西屯墾督辦辦事處，並附設農事試驗場，進行着農業改良的計畫。自五原轉西南至臨河一百八十里，原有昔日的公路，但近日則路基頹毀，汽車久已不行，只有乘驛車或騎馬。臨河城垣建於民國十六年，

十七年改省後，始由設治局升爲縣，此地渠道水利，大率操縱於天主教教會之手，頗堪注意。自臨河以下，已入甯夏境內，綏西旅程，至此爲止。

現在再談談察北和綏東，察北六縣設治年代前已具詳，自然這裏最可注意的就是多倫縣，因他自始就是塞外重鎮之一。自張家口有汽車可直達此處，近來日人且在張垣組織「張多汽車公司」，這路買賣幾乎被他們包辦了。出張家口大境門後，氣候頓寒，山勢尤惡，出了外長城，約三四十里，車過喇嘛壩，山勢陡峻，車難方軌，此壩約長二十里，昔日直不能通汽車，民國廿三年春，察省府提了察東賑款五萬元，利用兵工重修，汽車始能暢行無阻。雖則如此，但汽車走在那裏出險的仍很多，近日因日本汽車橫衝直闖，毫不講理，所以中國汽車已竟不見踪影，可憐我們千辛萬苦苦修出來的東西竟只有資敵人運兵之便，這是何等令人生氣的事！車過猴兒山，地漸平坦，又五十里至張北，此爲口北六縣中最繁富之區，故城內規模，尙頗不惡，又張庫路自此通庫倫，張多路從此通多倫，這兒正統其樞紐，自張北通多倫一日可到，中經寶昌縣，通庫倫則須五六日光景。

多倫在張家口東北五百里，原名「多倫諾爾」，諾爾湖也，即七湖之意，但其湖今已涸。市街在上都河（即灤河上游）沿岸貿易殷盛，以茶與羊毛爲大宗，察東、山西客商在此經營商業者頗多，人口約三萬。（這是舊日調查的，自熱河失後，多倫隨陷，近來成了支配綏東戰爭的重心，情況如何，不能知道。）中山先生嘗謂此地爲發展極北殖民政策之基，可見其在內蒙的重要性。喇嘛廟在市東北五里巍然高聳雲間，有新舊二寺，舊寺名龔宗，新寺名善因，廟的建築，折衷西藏式與中國式之間，僧侶有五千之多，與歸綏庫倫，同爲內蒙的宗教中心。每年六月該地有盛大之市，集喇嘛與內地漢人交易，以此漢人多稱其地爲「喇嘛廟」。元代上都舊城離此西北約一天的路程，城周四十里，極偉大。蓋元世祖定大興（北平）爲大都，多倫爲上都，每年四月草青，便駕幸上都避暑，頒賜宗戚，並牧馬匹；及八月草枯，又回大都，史稱上都多材木，水饒魚蝦，鹽貨狼籍，畜牧蕃息，居民利之。今元代宮殿舊址猶存，荒台斷礎，零落草莽間，想起昔日忽必烈的偉業和近日他那些不肖子孫的胡行，不免使人深慨！多倫因爲蒙漢貿易區，故風俗迥然有別，日人鳥居龍藏蒙古旅行一書

云：「上都河以南爲中國風，上都河以北爲蒙古風。」可爲參證。

自張北西行，過廟灘至白城子，有城堡，原野冷寂，沙石糝雜，只有牛羊羣出沒而已。更北便到了德王異動的大本營，僞「內蒙軍政府」所在地的加卜寺，自張北至此共二百餘里，加卜寺蒙語原意是山溝，是張北通庫倫必經之路，二十三年始設化德設治局，住民不過百餘人，蒙人放牛馬，漢人墾植那荒漠無邊的沃野，倒也相安無事。及後當局銳意經營，漢人移殖漸多，蒙人因牧地被墾，遂多北移。其地三面環山，唯東面是平原，但環山之區，五里以外，亦即平坦。山上置砲台，雖無城堡，形勢却佳。街道按計畫作縱橫方罍形，但以房子蓋得不多，故顯得零零落落。廿五年上半年德王據此獨立，於是他人的特務機關也在此地出現，且有飛機場，「滿洲國」中央銀行的分行，大蒙公司，善鄰協會，生機會……等等不倫不類的機關出現，內蒙軍政府在大街北隅，爲舊日設治局所在地。流線型汽車，西服，美麗的東洋，更把這個小地方點綴得紛華起來，而日本妓館，內蒙大飯店，俱樂部等，煙賭遊藝，鴉片白面，無所不備，人口也逐漸增至四五千，（近來軍事緊張，內地草莽英雄

多往活動，怕更不止此數了！

從加卜寺西南行，有新築汽車路通商都，由此可直達綏東陶林，而拊集甯之背，威脅晉北。故此次匪軍進攻，全以商都爲根據地。由商都南下經尚義（大青溝）可直取綏東的興和，現在匪軍一部集結在張北縣的南壕壩，就是要走這條路，南壕壩在張北縣極西端過此就入綏界，因有大天主教堂而形成一熱鬧市區。自陶林東南九十里，通集甯的路上，有大山，爲陰山支脈，即灰騰梁，『灰騰』蒙語冷也，此山中溫度常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故名。這梁頂上是很奇異，人人都想不到是一個水草豐美的原野，常有千百疋的馬羣在上面牧放着，看着好像老鼠一般大小，所以極桀驁不馴的生馬，我們看起來也好像一隻羔羊那樣老實了。民國十三年間，英商和記公司曾在此牧放大羣的牛羊，後來都被馮玉祥給沒收了。有了這種草地，所以集甯的羊肉才能那麼肥美。灰騰梁西邊是陶林縣城的西南山，有幾十間房大的大石頭，下面托着長綠的茂草，有些古怪的地名叫黃花圪洞、東格爾、鷓鴣、神葱溝等等，都是產水品的寶地。最大的晶石聽說有一百多斤，小的也有幾錢重。

的，過此山再往西北，即陶林縣城，已距集甯百二十里，再往東北一百二十餘里，即陶林屬之土木爾台，爲現在綏東蒙漢最大之交易場，且爲將來平滂鐵路必經之地。紅格爾圖在土木爾台東南五十里，係天主教民村落，無特產，只有廣大肥沃之耕地，刻下已成國防要區。上次匪軍王道一進犯，即婦人孺子亦奮力抗戰，終將王匪擊敗，此次王英匪部再度進犯，也只是董其武旅四連人就將他們打得粉碎，紅格爾圖將來真要成爲歷史上的名區了。出此往東是商都，往北可至德王府。興和縣在集甯東南，南達平綏路柴溝堡，東達張北縣，北至商都，西至集甯，亦甚爲衝要，此次匪軍進攻，有一次竟用十七架飛機轟炸，那種慘狀，我們是不難閉目想像的。豐鎮在集甯正南鐵路上，是綏東產糧最多之區，還有一個東西長形的海子，名叫二蘇木海子，也叫黃旗海子，周圍數十里均產鹽，倘能大批製造，定有可觀。東北有張泉鎮，正北有隆盛莊，商業都相當繁盛，民國十四年本有設隆舉設治局之意，但未實現。

最後，再談談綏北。自歸綏城乘汽車向北行二十里，便到大青山脚下，泉水細流，有如

南口深山中所見。自此上蜈蚣壩係入山孔道。山路爲民國十四年馮玉祥駐軍所築，尚平坦寬闊，但今已漸崎嶇。汽車宛轉上壩時，乘客往往得下車步行。至仙姑廟，有洞深五六尺，鑿石爲階，可以上下，西北有關帝廟，爲蜈蚣壩之最高點。山峽間有樹林，亦爲西北軍所種，並有『留人小店』。過廟不遠，有鄂博一，（亦譯騰包）爲蒙人所禱之處，形似墳墓，以亂石堆成。上插長杆，杆頭繫以牲畜毛角，以及刷印藏文經之小旗或哈達，在祭禱之日，各杆頭均揭雜色之咒文旗及五色綢條，以牛羊供獻，喇嘛唸經，男女禮拜，爲蒙地盛會。從此已轉至大青山後，初時稍見農田，小岡上鄂博尤多，走五個鐘頭到武川縣，這兒是唐高祖李淵生長之地，城池甚小，縣政府也不過土屋數進。（近日已成我軍扼守綏北的要區，情形自然緊張得很了。）離武川北七十里至召河，有小堡駐守兵士，查問行旅，再走一陣，就到一個山西人所開的商店叫鴻記的，這種店舖，上至雅片，下至葱蒜，無所不售，可謂應有盡有，爲當地蒙漢貨物唯一取給之所。再北行，至達爾罕旗地，一路盡是綠海無邊的草原，地平如鏡，道直如矢，常見黃色的野鼠和三四百隻一羣的黃羊（野羊）出沒其間，見了汽車，驚逃

四散，三二蒙古包點綴在遠天邊上，這才算真正塞外的味兒！但不久汽車就走到巴特哈爾山前，進九龍口南口，（因這一帶山成環形，有九個山口，故名。）於是到了『內蒙古自治委員會』所在地的百靈廟。百靈廟本名貝勒廟；百靈廟是德王命的名，為內蒙大召廟之一。巴特哈爾山，環於四周，前有百靈河，形勢險要，是自歸綏通外蒙的大道。河東一帶房屋全作漢式，為山西商人住處，渡百靈河而西，便是金碧輝煌的西藏式廟堂（大廟一，中廟四，小廟十）和大小數十座的蒙古包，『蒙政會』就在包內辦公。原來成吉思汗西征時，便看上此地的形勢，想在此建都，但嫌地方狹小，未果。又據傳說，康熙西征時，曾駐兵廟南之女兒山，夜聞百樂爭鳴，山後又有二泉奔湧，似二龍戲珠，因建此廟以壓王氣。這話未免太無稽了，不過廟始建於康熙時，大約是真的。由廟名『貝勒』或係某貝勒所建，亦未可知。正殿前部為經堂，有活佛誦經座等，金漆甚新，殿門外有法輪十餘個，以手轉之，可代念佛。按現在廟宇，已非當時所建，民國三年，土默特旗軍官玉祿譁變，聚衆據廟，綏遠都統張紹會部兵來攻，玉部退出，誘張部深入，乃縱火焚廟，自此役後，當時古跡，均成瓦礫，今廟係民國十三年

建成，故尙頗喬皇也。廟中佛殿及經堂共十一座，喇嘛住所百數十處，可容三千人。但今只有千餘人。自德王異動，自廟東去，雖然中央明令成立察境蒙政會與綏境蒙政會對立，但自治云云，實已名存實亡，故此處本應撥歸綏蒙政會，但德王部下，迄未退出，甚而變爲威脅綏北的軍事重心，但是綏當局竟於廿四小時之內，用血和肉攻破了敵人的堅固工事和堡壘，造成九一八以後空前的光榮，百靈廟也許就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吧？百靈廟東南五里，有康熙營子，傳爲康熙西征準噶爾部駐兵之所，營在一小山上，四周有大石嶙峋，作軍壘形，山頂傳有漢白玉寶座，但已不見。在百靈廟附近，還沒有漢民前去開墾，完全由蒙古人在渾渾噩噩的生活之中，牧放他們的牛羊。

3. 氣候·物產

察綏兩省充分表現着大陸性氣候的特徵，無論在那一季裏，夜間總是比白天涼得多。諺語有云：『早穿綿，午穿紗，抱了火爐吃西瓜。』可謂極確切。冬日的寒冷可以延長到

陽歷四月尾，而稍一溫和就已到酷暑的夏季，所以我們一直說塞外沒有春天，也未爲不可。夏天的暑熱有時並不減於平津一帶，不過晚上仍得蓋夾被。像張家口和集甯則在夏季也比別處涼爽些，可惜避暑的人們，只知道青島北戴河，而不知到邊疆去。尤其討厭的就是春寒時和秋冬的風，這種風一定是從蒙古高原吹來的，因爲蒙古高原冬季的氣壓過高，與夏季相差數極大，（平均在七八〇・八七耗與七五三・八〇之間）故空氣要急劇流轉。那種尖銳的聲音，有時叫人聽了真怕透了，而且沙子格外多。像北平那種對面不見人的天氣，在這兒是家常便飯。土人傳說自春到夏要括七七四十九天『擺條子風』，意即能搖動枝幹的狂風也。雖是過度誇大，但其多已可見。雨量是很稀少的，（十一月至四月間，幾於無雨）。以此旱災是通常現象，在河套方面，尤爲利害，但幸而賴溝渠灌溉，土地仍得豐收。（據統計兩省雨量全年平均不到十七英寸）又因氣溫變化劇烈之故，夏季時常雨雹，長得很好禾苗，常因一場彈子（土語，雹也）而精光，以故龍王廟到處林立，一以祈雨，一以免雹。普通人以氣溫不易調節，死亡率甚大，流行性感、瘧疾、下痢、咳嗽，全是習見的傳染病，而棺材店幾於無

處不觸目皆是。至於當地人的抵抗力也不見得大，酷暑天也常見女人們穿着臃腫的棉褲，秋風一起，又早有人穿上長至膝部的白色老羊皮襖了！在農作物方面，收穫期往往較內地要晚至一個月，（作物生長期約一百八十日）像察北一帶的莠麥，就非到舊年年底不能打完。（秋季割掉，入冬以連枷打之，直至歲暮）故耕地多半只能一熟，麥子甚少，有也不過大麥一類早熟的東西，秋季播種的小麥則根本絕迹。人民的困窮，想來這亦是根本原因之一。因為山川險阻之故，人民太偏僻保守，不知進取，但大多質樸誠懇，富有山地人民的特色。（新的統計沒有，茲抄民國四年至十三年十年間綏遠的溫度雨量平均表於下）

月份	溫度 (攝氏)	容 量 (耗)
1	-110.6	5.3
2	-6.3	53.4
3	0.6	12.0
4	8.4	7.5
5	15.5	27.3
6	20.9	74.1
7	24.9	84.2
8	22.4	100.4
9	15.9	91.4
10	8.9	25.8
11	-1.1	4.1
12	-9.6	5.1
平均	7.4	442.8 —17.3吋

在氣候與土地貧瘠的條件之下，西北草原的農產物自然是貧乏的，但近來因為灌溉方法的發達與普遍，總算比以前豐富多了！在農產中最大產額就是莜麥，讀音是『油麥』這是一個當地通行而不見經傳的字，現在約定俗成，已竟成了公認的字了。這種東西彷彿燕麥，只是沒有硬皮，也就是西洋作麥片的那種 *Oats*，有人調查塞外所產莜麥，如果裝製，要比世界上任何國所出的麥片都好，不過現在只供土人食用，運輸出去的都少，更談不到有人發展這種新工業了。據二十四年度的統計，察省培植莜麥區二〇三一、〇〇〇市畝，產量是二、六〇五、〇〇〇市擔，綏遠是四、二四一、〇〇〇市畝，產量四、七〇五、〇〇〇市擔，北方各省，只有山西差可抗衡，其餘是那兒也比不上的。原來莜麥是特別宜於寒帶的作物，約在夏初播種，土人於播種之先，大率先將種子浸入酒中，他們說不如此則長出的麥子是不能結實的，種好後，只用鋤鋤一次，遂不再理他，直到舊曆七月二十日以後就可收割了，收割後先堆在場圃上，直到秋季各種雜糧都收穫了，才用連枷打他。牠是不能用石滾碾軋的，因為皮子太薄，因而一家的莜麥常常，打到年底還完不了。我們南

部人吃不了這東西，因為他難消化，其實呢，養分是很好的，口北人的吃法是把牠切成面條，或作成捲狀物，蒸熟，再加鹽滷調和吃下去，這要算是講究的飯了，據說吃白面要一斤的莜麥面半斤就夠了。出莜麥的地方，雖到處都是，但以察北及綏東為最多且最好。

其次雜糧，以大麥、小麥、小米（即穀）高粱、糜黍……等為大宗，每年至有產額的三分之一輸出平津一帶，茲將二十四年度產額統計列下（據申報年報改製）。

遠綏	爾哈察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分	
	產量	面積					品名	小麥
二五五	三三四	三五九	千市擔	二七五	千畝	一二七	大麥	小麥
九六四	一〇三三	二九七		七七		三六二	高粱	糜子
一八〇〇	一六八	五五六		一九元		四八五	豌豆	蠶豆
一六五	一三九	四九		四七		五七	大豆	油菜籽
一五〇	一四七	四八		五六		七三	油籽	玉黍
四七一	四四	六二		四四		一三三		
五九九	一三三	一九八		四〇		二〇二		
六九七	一三三	四六						

大約由此表可知雜糧輸出，當以大小麥、小米及高粱為大宗，糜子多供本地造酒，其他產量均不大，尤其是玉蜀黍，種者絕少，因無雨則不能生長故也。油菜籽是一種特產，可

以榨油。除此外，特產中還有：

一、胡麻及青麻——胡麻多產綏東察西一帶，爲經濟作物，每年立夏下種，中伏後立秋前收穫，與內地芝麻同類，但粒大而油多，其油爲土著人民日常食用必需品。又以其性易乾，可作油漆墨膠等物，故工業上輸出亦甚多。胡麻榨油，每百斤可得油三四十斤，少亦不下二十斤，不似豆油之餅多油少，胡麻餅亦充食糧，以之飼畜，尤易肥壯，又胡麻幹中有麻絲，土人漚而出之，可織粗布，輸出亦夥。青麻葉大幹直，夏初播種，秋初收之，專剝麻絲出售。以察省蔚縣所產爲多，土人多棄米穀而種麻，據云每畝可生產四十元至五十元，較之其他，種利倍蓰，惟肥料須多費耳。蔚縣人多在天津開設麻莊，最低每年一麻莊亦可贏利至五千元以上。

二、馬鈴薯土名山藥，亦名山藥蛋，卽 Potato 也。塞外無處不產，故諺語曰：『口北三宗寶：山藥、莜面、大皮襖。』可見他在當地被重視之程度。莖長尺許，地下莖呈圓塊狀，種時卽切地下莖爲塊，播之地內。複葉，羽狀，開白花，春種秋收，落花後卽結塊根，重一斤乃至數

斤。貧農大都以此爲餐，兼有菜飯二者之用，往往與小米混合煮之，加鹽，成糊狀，一日三餐，胥如是。除食用外，又可造醬釀酒製澱粉及粉條，渣滓可作飼料。

三、向日葵，察西各省多種之，取其子以榨油，亦銷售張垣及平津各處。

農產外之蔬菜，則有洋白菜、蔓菁、菠菜、茄子等，洋白菜及蔓菁均極碩大肥美，蔓菁至二十斤一枚者，春季食菠菜，秋季吃茄子，這得講究一些的。口北人才辦得到。在北方各地最常見的菘，即白菜，此地却長不好！

果品，則以察省的葡萄和蘋果爲最有名，前者宜化產，後者懷來產，每年運輸平津，價值常在十萬元以上。

察北及綏西各處，地曠人稀（每方里只平均一人餘）故雜糧每年輸入口內者，實不可數計，其集散中心，東則張垣，西則包頭，中則集甯，北則商都，一入冬季，糧車滾滾而來，真我國西北之糧庫也。

現在再說礦產：察哈爾省的煤鐵礦是太豐饒了，僅龍煙鐵礦一處含鐵就在六千萬

噸上下，無怪乎東鄰要急急的設法經濟提攜。龍煙鐵礦自察省的宣化城外煙筒山起，一直蔓延到察東的龍關，凡百二十里，均爲產鐵之區，故名。民國初年，因鋼鐵漲價，時正安福系當權，陸宗輿首先倡議，開採此礦，至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才由農商部正式給照，起初只限定龍關，礦區二十五方里餘，後來又發現宣化的礦，且兩地均是質地極佳的赤鐵，（龍關稍含磁鐵）乃於同年十一月又領煙筒山礦照，面積十七方里餘，兩處合計四十三方里弱。據化驗龍關鐵質較佳，但平均含純鐵量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鐵石儲量約一萬萬噸。自此公司正式改名龍煙鐵礦公司，首由平綏路築支路繞宣化城至城北水磨地方計十六華里，復自此築輕便鐵路八華里，直達礦山。於是決意先採煙筒山之礦，龍關之礦，亦逐漸開採。最初煙筒山之礦本擬就地冶鐵，在懷來縣八寶山勘定石灰廠一處，並在蔚縣白草窰黃崖子等處，測領煤礦二十九方里，以爲冶鐵溶劑燃料之準備；而於宣化城西購地六百畝，作爲建廠設爐之用。嗣後因平綏路修築平門支線，石景山臨近北平，可以取給門頭溝之煤，而其他各處之煤，轉運亦極便捷，尤其是附近將軍嶺出產的灰石，爲最好的

溶劑，又當永定河上游，水源無乾竭之患，乃變更初議，另於石景山設鍊鐵廠。於是開始興建廠屋、發電廠、鍋爐、清灰機諸要件次第完成，鍊鐵爐共兩座，規模均甚大，可用二十年。又自築鐵路至將軍陵，計共用去六百餘萬元，原定股本五百萬，超出甚多。而此際歐戰初停，世界鐵價驟跌，未幾，段氏勢亦傾落，經營數年之礦，乃無形中陷於停頓。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農礦部，曾設龍煙礦務局，擬從事開採，但以絀於經費，改由鐵道部派員保管。二十三年八月，開發西北協會在察開會，曾提議開發此礦，並函請鐵道部籌撥三百萬元，為規復工作，但後來迄無消息。自日人在華北伸張勢力，主張所謂「經濟提攜」，龍煙礦遂成重要目標之一，幾次派員到察調查，但以非鉅資不能舉辦，故遲遲未行。二十五年八月，察省建設廳向冀察政委會經濟委員會提議復興，擬具官商合資及中外合資兩種辦法，預計資本須五千萬元，但一時亦未生若何效果。十月間，李思浩繼王克敏主持冀察經濟委員會，才決議由陸宗輿接辦此礦，並將他收為國有，預定資本二千萬元，至於詳細辦法，是否由日方投資，則迄未明白表示。刻下察北風雲日緊，想來也許暫時又陷於停頓，也未可知！

在綏遠則有白雲鄂博鐵礦、白雲鄂博在百靈廟西北約一百里，自綏綏乘汽車一日可達，馬行五天可達，距包頭約三百里，唯以山道崎嶇，故往來不甚便利。其地當屬烏盟茂明安旗，唯附近並無蒙人遊牧，只有少數蒙兵駐紮而已。但二十里外就有廣大的牧羣，蒙人對此山極爲迷信，故於其上堆鄂博，每年均有祭祀之節；至此礦所含大率係赤鐵礦，間有輝鐵礦，含量在三千萬噸以上，礦質純鐵占百分之六十七·四〇，實較龍煙礦尤佳。可惜是現在不特沒人開採，而且也沒什麼人知道呢。

鐵礦外最多的要算煤礦，據察哈爾建設廳二十五年統計，全省礦區達一百一十處，二十餘萬公畝已開探者如下：

(一) 天興煤礦，在宣化縣南鄉武家溝，距城七十里，距涿鹿三十里，東北去平綏路下花園車站五十里，礦區二萬一千餘公畝，分武家溝冰林溝兩處。武家溝含煤量約三百二十萬噸，冰林溝約三十萬噸。礦質係半無煙煤。刻下常年「裏工」一百五十餘人，外工由一百人至三百人，有高線路通下花園運輸，每日出煤七八十噸左右，供舊口北道各縣燃

用輸出不多，開辦期爲民國十年一月

(二) 鼎新煤礦，在宣化韓家梁，面積一〇、五八六公畝，有機器尚未安設，故仍用人工，刻有職工百六十人左右，年產煤六七千噸。

(三) 華北煤礦，在宣化武家溝附近太平山，面積五四四八公畝，礦工二五〇人，年產煤二萬五千噸，係機器開採。

(四) 寶興煤礦，亦在宣化城南，年產煤四萬餘噸，工人約三百名。

(五) 其他較小各礦，列表如次：

礦名	煤別	產額 每年噸數	銷售額 每年噸數	每噸售價	全年工作 日數	每日 工人數
成平煤礦公司	無煙煤	四〇八四噸	三七一九噸	八元四角	三四七月	九十九名
雙合地煤礦(懷來縣)	粉煤	三四六〇	二九〇〇	二元二角	三六四	一五〇
遠大煤礦(懷來縣)	煙粉煤	二八〇	一八〇	二元二角	二五〇	二七
世合地礦(懷來縣)	粉煤	二六五〇	二二五〇	二元二角	三六〇	一一〇

遼綏與爾哈察

寶成地礦	粉煤	二八四〇	一七二〇	二元	三六〇	七〇
永成地礦(懷來縣)	粉煤	一五五〇	一三〇〇	二元	三六〇	六〇
正北垠煤礦	塊煤	一七四	一七〇	三元九角	二八五	九
白土溝煤礦	塊煤	九四〇	九一〇	三元五角	二八五	三六
寶明煤礦	塊煤	二五三〇	二四一〇	三元五角	三二五	六〇
三順煤礦	塊煤	一五八〇	一五四〇	三元五角	三〇四	五三
長勝煤礦	塊煤	八九九	八六九	三元五角	二一八	三八
廟樑煤礦	塊煤	二八四〇	二八一〇	三元九角	二二五	五三
華北煤礦	粉塊二種	二〇七〇	一五三〇	三元五角	三五〇	四七
厚豐煤礦	—	五〇一〇	四二六〇	二元二角	一二〇	二〇
張北縣鎮邊台煤礦	泥炭	一八〇〇	一七三七	五元四角	三四七	二八
張北縣海拉次山東四梁	煙煤	一二五三	七四六	五元二角	三四七	六六
張北縣大營灘西坡	泥炭	一五九六	一四八九	四元	三四七	二五
蔚縣蓮花山小西溝	塊煤	八二四	八〇〇	三元九角	一九二	二四

宣化縣二合灣義和礦	塊煤	一八四一	一八四〇	五·七八元	三二七	二九
同 右	粉煤	九二三	九二三	三·三〇元	三二七	一三
同 右	劣質粉煤	六一九	五九〇	一·八〇元	三二七	九
宣化縣發兒山東升礦	無煙煤	二四七	一九八	二·五〇元	三五〇	二〇
宣化縣東南玉帶山	無煙煤	六七二	六四八	二·〇四元	三六〇	二三
宣化縣鷄鳴山公義灣	煙煤	八三〇	八五〇	二·五〇元	三五五	四〇
宣化縣鷄鳴山車道路	煙煤	九五〇	九二〇	二·五〇元	三五五	三四
宣北東南玉帶山棘針屯	無煙煤	一五六〇	一五一〇	三·三五元	三五五	四四
宣化縣鷄鳴山大東井	煙煤	一八〇〇	一七五〇	二·五〇元	三五五	七〇
宣化縣鷄鳴山八岔溝	粉煤	九五二	九一二	二·八〇元	三〇六	一三
宣化縣家渠鼎新	宿火煤	二六二八	二二五六	一·七〇元	二四〇	六三

計共二〇二、一一五噸。
 上表係據廿四年度經濟年鑑造成，又據申報年鑑，二十三年度察哈爾全省產煤量

分配在綏遠大青山中的煤礦幾於無法統計據地質學家云有煙煤不下十三億噸，無煙煤亦在六億五千萬噸以上！但以開採成績說，則尚不如察省，察省上述煤礦雖多係土法開掘，但青於懷照嘗試者尚多，綏遠則以運費太大，無利可圖，遂爾多棄置，今唯歸綏北石拐溝每年可出煤三萬噸，薩拉齊縣之五當溝水澗溝及清水河縣等處早先每年可採十三萬噸上下，固陽一帶，七竈尤多，但據申報年鑑統計，廿三年度全年產額才爲五七九七一噸，其中還有褐炭一八〇〇〇噸，其減退程度，至爲可驚！

煤鐵外，最爲內蒙富源的礦產要算池鹽（礦鹽）大鹽池的成因前已述過，茲不更贅，二省產鹽區之著者爲：

（一）察省錫盟各鹽池——錫盟小鹽池各處多有，蒙人名之曰諾爾，即察哈爾部之口北六縣亦隨在皆是，而最大者當推烏珠穆沁旗鹽池，七人名達謨斯諾爾，在烏旗王府東北四十餘里，周五十餘里，凝結成塊，隨採隨結，日出三百擔，實爲內蒙最大富源，全由蒙旗王公經營，按車出售鹽礦與鹽戶，鹽戶取得鹽礦或加水成滷，以鍋熬之，及其凝結，而後

蒸發水分去雜質成塊，或穴地爲洞，鋪以蓆，傾瀆其上，再待日晒蒸發，亦能成塊狀之礦鹽。礦鹽常有十數斤一塊者，色較海鹽爲深，鹹味亦重。此外蘇尼特旗亦有鹽池，然多零散各處，產額亦豐。烏珠穆沁的鹽多行銷熱河東三省以及察南一帶，稱烏鹽，蘇尼特的鹽多行銷山西及綏東一帶。

(二)綏省伊克昭盟鄂爾多斯部各鹽池——伊克昭盟位在河套之南，地多沙磧，磧瘠不毛，唯多鹽池，計杭錦旗五個，鄂托旗有四處，烏審旗有二處，鄂托旗有天然生成之鹽塊重至數百斤者，每年運銷內地，獲利不下數十萬元。

在察省張北一帶的小鹽池裏所出的鹽雜質較多，因名土鹽。又張北宣化陽原一帶和綏省的鹽地附近，多出碱，碱的製法，是先刮取城土製滷，再置鍋中熬之，然後放入模型內用重物壓縮，就是我們所用的乾鹼。也有全完由日光蒸晒而成的，常易溶於水或風化爲粉末，謂之水鹼。鹹店多集中張家口，以低價從民間收來，或收買城土自製，獲利極豐。除鹽鹼外，如綏東各山中常多水晶，察北各地，多白土子（含洋灰質的土）蔚縣出生石膏等，

因產量微，故不詳記。

塞外的畜牧業是全國內占最重要位置的，蓋以氣候乾燥，地廣人稀，故是天然之牧場，尤以察北一帶為最相宜，綏遠後套一帶，雖亦可牧，但現多墾為農田矣。我國軍用馬匹，以蒙古種為多，所有牧場，都在察省，多倫為著名馬市，俗稱「廟馬」，近則商都，遠則綏亦為馬正交易中心。蒙人畜馬，並不飼以糗糧，只放之荒野，令牠自尋水草，馳騁已畢，解下鞍轡，任其自去。但因馬性戀羣，故絕不單獨跑掉。及次日再騎，即用套馬杆套之（以長竿繫繩於端，纏馬頸項，無論多桀驁的馬，也俯首帖耳了）。至蒙古牛比內地牛軀體碩大，故出乳亦多，每頭每日可產乳十斤。大率三分之二供人，三分之一供畜，據俄人考查，蒙古牛油成分較澳洲為佳，故在國亦極受歡迎。牧羊之法，往往以羊五六百頭，組成一羣，雇大小二人牧放，五百頭中，只要加上十頭公羊，土人謂已足供繁殖之用。母羊每二年可產三隻羔子，每年四五月間剪毛，每頭可產毛斤餘。羊皮羊毛之集散地，西為包頭，東為張家口，各地皮毛，彙集後或由國內工廠定購，或由外國洋行收買，運往天津，輸出海外。至於牛羊肉，除

供本地消費外，大多輸至平津二埠。北平羊肉商多於四月間出發，赴大青山前後各地收買羊隻，直至九月返平，年可銷羊十萬頭，北平入秋後所宜揚的爆烤各種吃法，大抵是要以察綏爲原料供給者的。因盛產羊毛，故毛織業亦爲西北最要手工業之一，而地毯尤爲馳名；毛布爲綏遠特產，乃用羊毛或駝毛紡成毛線織成布疋者，價廉耐久，惟不如舶來品呢絨的精美而已。但設在歸綏的綏遠毛織廠與天津海京工廠合作，近來產品亦頗改良，大有進步。我們覺得近年來呢絨一類，漏卮太大，在西北設立大規模織呢廠實是必要之圖。此外，揉皮、紡毛、製毡、鞋毡、帽等手工業，亦係因畜牧而連帶發達的。

察綏兩省畜牧業產額，尙無最近的可靠的統計，中國經濟年鑑上數目還是根據民國十年左右的農商部統計，足見在近十五年來，中央對這種產業，根本沒有整頓的辦法，這也是很可惜的事，茲照抄如次：

察哈爾	牛 老、三六	羊 七六、三	豬 一六、一五	驢 一四、八八	馬 一七、一七 (民十統計)
綏遠	牛 三三、三六	羊 七六、〇三	豬 八、一五	驢 三三、〇七	馬 八一、八六 (民六統計)

本表所列數目，一看就知不確，以察省而論，牛僅九萬餘頭，何能止於此數？雖彼時口北十縣尚未盡入該省，但也絕不會僅有此數。按俄人克拉克米息夫綏甘新之經地地理一書所載，內外蒙古共有牲畜一千五百餘萬頭，計馬爲一、八五〇〇〇〇頭，駱駝爲三七〇〇〇〇頭，牛爲一、七二五〇〇〇頭，羊爲一、五〇〇〇〇〇頭，以外蒙古占三分之二計算，內蒙還得有六十萬頭，若以對證上表，豈不相差過於懸殊嗎？據亞新地學社的統計：察省每年出馬四十四萬五千頭，爲全國第一，多產於察北六縣。牛三十二萬五千頭，羊七十七萬頭，駱駝一千二百頭。至綏遠則以皮毛輸出爲大宗，計每年由歸化出口者，絨毛約七百卅四萬斤，皮革五百廿萬張，由包頭出口的絨毛一千七百二十萬斤，皮革三十七萬張，全省全年出口牲畜約十六萬頭。但不知可、否？

畜牧業外，還有口蘑和藥材，也是這兩省的特產，口蘑多出在臨近外蒙的草原裏，在出蘑菇的附近，常長着一片格外青綠的草，土人名之爲蘑菇圈，夏日雨後，鮮嫩的白色菌蕈就在這裏生出，牧牛馬的小孩常拿掘蘑菇作他們的副業，鮮菌每斤也可售銅元六七枚，集中張家口後，最次的貨也要兩元錢一斤，真正從外蒙庫倫來的貨，要昂到十元以

上一斤，那簡直成了珍羞，雖則每年輸出額沒有統計，但那數量想來一定是可驚的大。藥材無處不生，甘草、黃耆、麻黃，尤為大宗，行莊每年收買，行銷全國，在綏遠者集中包頭，在察省者集中張垣宣化蔚縣各處，每年獲利均極豐。

4. 交通狀況（附綏西水利屯墾事業概況）

荒僻的塞外，幸而有一條平綏路與內地相聯絡，他可以說與塞外文化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由鐵路通行後而崛起的新都市，如包頭，如平地泉，前途都是饒有希望的。此路在察省的，共二一八·三五九公里；在綏遠的計三九五·六三〇公里，合計起來達六百餘公里，平綏全線，幾全部包括。除鐵路外，近年公路建設，亦頗有進展：計在察省者凡三六三二公里，在綏遠者二〇四六公里。路線名稱，分別列表如下：

察哈爾省		綏遠省	
路名	起訖地點	路名	起訖地點
	全長（公里）		全長（公里）

張庫路	張家口經烏得至庫倫	一三三三
張百路	張家口至百靈廟	六〇一
張多路	張家口至多倫	二七七
張貝路	自張家口經張北至貝子廟	四〇〇
張平路	張家口至北平	一七七
張商路	自張北至商都	八〇
宣蔚路	宣化至蔚縣	一〇二
萬北路	張家口至張北	五二
懷劉路	懷來縣至延慶劉斌堡	五七
宣沽路	宣化至沽源	一八四
懷蔚路	懷來至蔚縣	一二七
張柴路	張家口至柴溝堡	五二
西花路	自蔚縣西河營至下花園	六〇
赤沙路	自赤城至沙城	五五
張懷路	張家口至懷安縣	六九
包烏路	包頭、麻池子、公廟子、轉子堡營、五原縣、烏家地、天堯大、臨河縣、黃羊木頭、烏加河、接寧夏省寧包路	三六四
綏白路	歸化市、武川、召河、百靈廟	一八六
綏清路	歸化市至清水河	一九三
歸武路	隆盛莊至武川縣	三二三
歸武路	歸化市至武川縣接隆武路	五二
綏托路	綏遠至托克托	九二
包武路	包頭至武川	一六一
陶卓路	陶林至桌子山	五一
綏興路	歸綏至興和	三一
卓涼路	桌子山至涼城	九八
包東路	包頭至東勝縣	二〇二
東天路	東勝縣至天合太蒙	一一

【以上均係舊官道】

在察省，公路以張家口為中心，自張家口經張北、加卜寺、滂江至庫倫是一條幹綫，約五六日可達。自張家口經張北及沽源寶昌之間至多倫為第二幹綫，全程二三日可達。可

惜是這兩條路現在都落入他人手中了。

在綏遠，公路以包頭、歸綏、集甯爲中心，自包頭西行，繞後套至臨河、黃羊木頭以達甯夏、甘肅，再西通新疆，這就是正在開始通車中的綏新路綫；但河套一帶道路，多已沖毀，亟待修補。自歸綏北至百靈廟之綫，一日可達，此次我軍進攻百靈廟，卽利用此綫。自百靈廟更可東通滂江及商都。又一綫則是自集甯北通庫倫的，中經土木爾台，至滂江與張庫綫合。此綫已測量，由此到外蒙，可比張庫綫省時一二日，且爲預定的平滂鐵路的基綫，但現在并未正式通車。

按中山先生計畫，西北鐵路中心當屬多倫，其西北鐵路系統中凡四主要綫，一自多倫至北方大港，一自多倫至漠河，一至克魯倫，一至迪化；擴充路綫中又列多倫至恰克圖，至張家口，至五原三綫。果按方策施行，則荒涼之西北，立刻可以化爲繁榮，唯外蒙既非我有，東北更已淪亡，內蒙又在風雨飄搖中，何時能實現先烈的主張，我們真不敢期待了！

除包頭至甯夏一段的黃河有舟楫之利外，其他各處河流皆淺湍沙石，不通船舶，行

路遇水，只有揭厲。平民交通多仰給於牛馬驢騾及駱駝。口北各地，以一牛曳小木車運糧食，曰板車，接近內地者，車形與內地同。又以產馬特多，山行多用之，車反少見。又有騾馱驢，用二騾駕一轎，旅行者多用之。

西北各省，因河流平緩，故多饒水利。察省之洋河，沿岸居民，多開渠灌溉，頗得其利，特爲區太小耳。黃河後套，沃野數百里，全係由灌溉之力而成。蓋這一帶是黃河沖積層，得水浸潤，就可異常滋潤也。在古代，這裏本是中華民族發揚威力的所在，秦之蒙恬，漢之衛青，都曾開發過。漢武帝時並曾大量移民，（約七十餘萬，詳見漢書食貨志及武帝紀）五胡亂華，此地爲西羌所據。隋唐間又從新在此鑿渠開發，直至明末，因河套悉爲諸達所據，盡驅漢人，於是農田又成荒地。直至清末，才有河北人王同春來此開渠墾荒，於是河套墾務與水利，便一天天地發達起來了。

王同春也可以算是一個不得了的人物，在後套，人們都把他看成天神一般。他是河北邢台縣人，幼眇一目，生於公元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卒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幼

年因爲家貧，隨同族流寓到磴口，以製造馬鞍爲業。沒以不慣此種生活，見當地有開渠引水灌田的，心頗好之，後來因爲毆傷一人，又從磴口逃至包頭西之西山嘴子，投於萬德園商號爲僕，萬德園除經營蒙古商業外，也開渠種地，有一個管渠的總管，叫郭大義的，很賞識王同春的本領。便派他做渠頭，開始鑿渠工作，他首先疏濬短鞭子河（即老郭渠）頗見成效，今已改名通濟渠，不久他脫離了萬德園和郭大義，自力開了一條王同春渠，後來改名義和渠，在今五原縣附近，建隆與長，招租戶，築『牛渠』（一種合夥種地的組織名稱，普通是有二條牛就算一個牛渠，但引申起來，也就是村莊的意思。）於是邊內魯豫晉陝的流民，紛紛來此種地，不

久他已有了七十多個牛渠。更繼續開了塔布渠、長勝渠、剛目渠、灶王河渠、中和渠等，或長四五十里或長百餘里，後套居民日漸繁多，王同春的勢力也日見膨大，曾因產權和蒙古喇嘛打過多少次麻煩，結果他都占了勝利。於是他被一般農民信仰了，同時因晉陝等省飢饉，他每年放賑糧數萬石，活人無算。光緒末年，有河南人陳四，也來後套開墾，因開渠事與王同春械鬪相爭，王同春被逮入薩拉齊獄，出獄後，適逢光緒廿六年八國聯軍陷北京，

帝后北狩，岑春煊率師勤王，路過河套，見土地肥美，遂奏請開發。廿八年，清廷命貽穀作督辦墾務大臣，貽穀至河套，見王同春勢力太大，意欲剪除，二十九年由五原廳同知姚學鏡勸令王氏將渠道歸公，政府專設水利局放水，每年征取水租，但吏役需索甚苛，於是水道盡壞；是時適陳四被人暗殺，於是地方官唆使陳四後人誣王同春，三十三年，王同春被捕入獄，但案久不結，直至民國元年，始被釋出。民國三年農商部長張謇聞他辦水利之名，招他去北京，到歸化，又被將軍潘矩楹給扣住了，說他修築五原城賬目不清，和殺人罪等等，這和貽穀一樣，無非要想榨他的錢和剪除他的勢力，幸經張謇極力挽救，得免於死。他到北京後，張謇本擬叫他導准，但後來因為計畫根本不能實行，在北京和南通住了一些時，又跑回後套。以後數年，他又重整渠道，開鑿新皂河渠，疏濬老郭渠，指導開掘楊家河渠，後套水利又漸振興。民國九年，綏政府視渠道為利藪，組織灌田水利社，經營後套八渠，後以弊病太大，十一年，由都統馬福祥取消，由地方紳士組織惠原水利公司，下設五原臨河二分會，同春為五原分會會長，整頓義和豐濟沙河永濟各渠。民國十三年，馮玉祥率國民軍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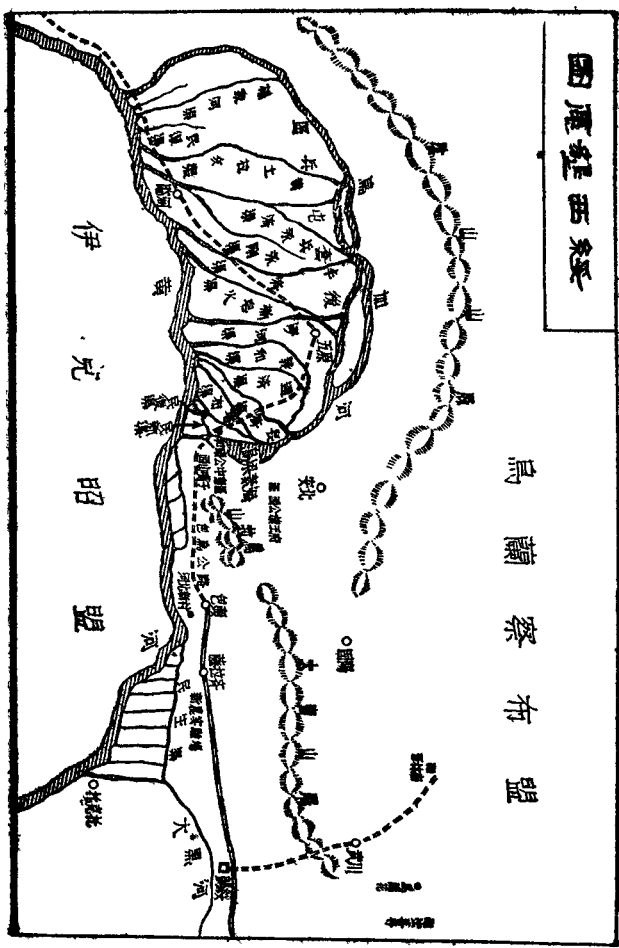
至張家口，謀開發西北，利用軍士開渠，委石友三爲包西水利局總辦，同春頗不以爲然，因軍人不諳水利也。十四年，石友三正式接收各渠道，於是所有先後各渠，全入公家之手，直至今日。是年六月，王同春死在家中。

王同春是個極用心的人，他深知水性，凡他所測量的與用科學方法測量的都差不多。他常在雨後乘馬馳騁田野中，察視水勢流動的方向。有時一個渠開了上不去水，他要晝夜焦思，據說有一次怎末也想不出道理來，就令人於夜間在地面上遍插香火，自己在山頭上縱觀高下，於是終於找到毛病所在。可惜是我們中國官吏不知汲引人才，只知破壞和剝削已竟成功的事業，所以弄得他幾次入獄，他的小兒子王英直到現在還甘心爲虎作倂地在綏東擾亂，實在也是痛恨中國官廳的無理所致。

在托克托縣大黑河與黃河相會處，有華洋義賑會利用工賑修成的薩托民生渠，大約是民國二十年頃落成的，但以渠道過狹且高低的地勢不對，竟不能上水，於是一百數十萬元的工程費只好認作白拋。當地人戲名之爲「民死渠」，可見開渠一事，不僅僅是

烏 蘭 察 布 盟 西 綫 圖

烏 蘭 察 布 盟



達 綏 與 爾 哈 察

學理便足。自包頭以西直至後套一帶，近來有許多團體在那裏試驗着一種新的集團生活，他們都表現出驚人的成績來，所以這一塊尚未完全開發的荒原，將來希望真是無窮的，今略記如左：

(一) 在包頭附近的：

A. 河北新村——位於包頭城東南十五里，有地共六十頃。原係城壩荒地，未能耕墾，最近爲新村勸辦人及現任村長段繩五君所購置。段氏河北定縣人，半生爲軍人，二十年始隻身赴包，經營電燈公司，面粉業等實業。廿二年在包頭黃草窪試種稻米，甚有成效，同年夏，黃河下游水災，以河北長垣、東明、濮陽三縣受災最重，段氏乃聯合本省耆老，組織河北移民協會，成立董事會，由幹事會進行一切，分設總務、工程、會計、研究四股。時于學忠主冀，經氏請求，慨然允許協助移民計畫，計前後移民四次，每次一百戶，約千餘人，初建新村於包頭南海子西南，後又續建第二新村於五原附近，每戶受田百畝，村中有武訓小學、合作社、倉庫、工廠、碾磨房、村公所、大禮堂等，生活完全集體化，近更裝設電力水車，逐漸採

用機器生產，前途有無限希望。

B. 薩縣新農試驗場——位於薩縣城東南十五里，南去民生渠幹渠僅三里，民國十八年四月一日閻百川氏捐資興辦，經費共六萬元，擬試行機器生產，用極經濟之方法，經營西北墾牧，所有場務，完全依照農家習慣進行，不沾機關惡習，開辦、流動、購地、購置以及員役薪工，完全由六萬元內開支，迨場務確定基礎後，即由該場自由發展，不再向公家領款。刻下該場主任為前金陵大學農林科講師任承統君，在十九年以前，該場全注重機器生產試驗，計有拖車犁、播種機、割網機、打穀機等，後來因為用油太費，仍改用人力畜力開荒，而以機器為輔。現該場已歸綏省府經營，定有十年計畫，前五年側重開荒，現在已屆滿期；後五年偏重建設新村，計分五區，每區預定建新村十個左右，一切正進行中。

(二) 在後套的：

A. 和碩公中屯墾區——位置在安北設置局西南約百里，東南去包頭三九〇里，西北距五原九十里，為包五公路必經之路。墾區面積共七萬二千畝左右，東接五加河下游

的烏梁素海，正當後套的東端，地名和碩公中，原屬蒙古達拉特旗，今屬安北第三區。此處全係東北義勇軍流亡將士開墾，民國廿三年春，由現任處長任作田先組織西北移墾委員會，直隸行政院，要求政府撥給這片荒地，並補助經費五萬元，才得成立。現有墾民約五百人，房一百三十餘間，完全採取集團生產方法，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組織上，除正副處長外，下分十八組辦公。

B. 後套兵屯區——這是官方辦的最大的墾區，尅有後套全部，亦即清末貽穀所辦的墾務的繼承者也。自貽穀收回後套已墾未墾各地後，後套屯墾，遂歸國家負責辦理，民國四會設墾務總局。十四年歸西北軍辦理，十七年又收回，仍設墾局。計可耕地凡一百七十餘萬頃。民廿，閻百川與傅作義主席等成立綏省墾務委員會，廿一年春商定由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三師各拔兵一連，組成三隊，屯墾其地。設綏遠墾殖聯合辦事處於包頭轄其事，以石華巖爲處長，下設總務、機要、經濟、墾殖、水利五組。屯墾隊於是年五月，正式開入臨河等處。後來又增加三隊軍官屯墾隊，專爲救濟嘗隨軍旅有年而被縮編編餘之軍官，辦法

係由公家授地百畝，並貸以相當款額，以便墾殖。同年八月五日，成立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由閻氏自任督辦，傅主席張蔭梧等任會辦，石華巖爲坐辦。五原臨河均分設辦事處，屯墾兵士，又增加四團，建築新村凡分四區，共十六鄉，墾地向官方領得，或向蒙人包租，已開新渠八條，又擬利用兵工，修築包烏公路，並延長平綏綫至寧夏，又建新村凡十七所；農業方面預定之工作，有利用機器生產，改良牧草，試種工藝作物，設農產貿易合作社；造林，設農事訓練所、試驗場、測候所，及修整渠道幹綫等，刻下已墾荒地已達二千頃。

5. 人民生活狀況

在自然環境限制之下，這一區域內人民生活的貧瘠，是那兒也趕不上的。普通人家，吃的只是山藥蛋和小米，有莜麥面吃已是珍羞，吃兩塊豆腐和鷄子那簡直是值得誇耀的，肉和青菜非年節不能有，普通日子只是醃蔓菁，或用鹽水拌莜面，有的人家終年只吃粥，我們內地人看了，實覺難於下咽。只有吃煙和喝茶，這兩種嗜好比內地來得深，紙煙銷

得異常之多，茶則多係劣等的紅茶，綠茶花茶極少見，當地人說紅茶喝了是發暖的，蒙古人則多吃奶子、奶酪、奶餅，喝磚茶。酒的嗜好也普遍，無間老幼，全可有三盃的量，當地人管造酒的店肆叫缸房，造酒原料在南部多用高粱，北部多用糜子大麥等，農夫多把缸房作副業。住房多係土頂，簡陋極了，間有在岩壁鑿穴而居的，儼如陝北和洛陽一帶一般，惟穴的前面也，開窗設門，往往看不出是穴。瓦房非極富之家或機關學校廟宇不可見，住戶即有瓦房，爲省瓦計，常只有一面的房脊，從側面視之，如半個房然。房中全係火坑，或燒煤或燒柴，而燒牛馬駝糞的尤多。有了火坑，往往可以省去爐子，（據舊唐書高麗傳已有火坑的記載，則其起源也很古了。）也是很經濟的辦法，不過使人們的抵抗力特別減低爲不好耳。衣服只有冬天顯得特別，白色的半大的老羊皮襖、毡帽頭、毡鞋，幾乎是每人的必須品。穿上顯得笨滯、樸實，而溫暖。

職業自然與民族有關，漢人多業農，風俗與內地無大異處，蒙人全業畜牧，接近蒙人之察北綏北漢人，亦大都以牧馬爲生，因生活方式不同，遂使漢蒙永遠隔閡不通。加之漢

人多狡詐，漢官尤苛酷，所以在引起蒙人對漢人的反感，我們要想統制內蒙，改變漢人素日的態度，也是重要條件之一。不管蒙人漢人，生活費都是很低的，而近來農村破產的徵象實在一天比一天加劇；據最近統計，二省私有耕地戶主數額如下：

爾哈察		遠綏	
有地百畝以上者	九〇五七戶 7.36%	有地百畝以上者	二一四七四戶 19.26%
有地五——一〇〇畝者	三五四四〇戶 13.68%	有地五——一〇〇畝者	二三七〇九戶 21.26%
有地三——五〇畝者	四八一〇四戶 18.57%	有地二——五〇畝者	二六三六九戶 23.65%
有地一——三〇畝者	六九六一一戶 26.88%	有地一——三〇畝者	二三〇〇九戶 20.63%
有地十畝以下者	八六九七八戶 33.51%	有地十畝以下者	一六九五〇戶 15.20%

這裏顯示着察哈爾更窮過遠綏，但我們若拿百分比的數額和別的省市比，則這兩省並不顯得多窮，不過我們要知道這區域的地是很瘠瘦的，而且十畝以下的農戶所以少的原因，全係在察北綏西有着廣大的屯墾區的原故，假使淨算口北十道一隅，想來就要大差了。再看下面的佃農自耕農變化的百分比：

省別	佃農%	自耕農%	中自耕農%
察哈爾	元年廿一年廿二年 三〇 三八 三九 四二	元年廿一年廿二年廿三年 四一 三六 三四 三二	元年廿一年廿二年廿三年 二九 二六 二七 二六
綏遠	三六 二八 二五 二六	四八 五三 五五 五五	一六 一九 二十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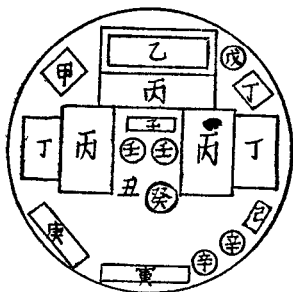
這兒也表示綏遠的農村還有振興的氣色，察省則只有衰退，雖則近一二年來稍好一些，但經過今年察北的匪擾敵侵，又不知要破敗到什麼程度了！

還有在地價變遷上，察省也表示着財盡民窮，民元地價平均每畝九九元，十三年已跌落到五一元，這是如何可驚的現象！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調查，察省十六縣的平均兵差負擔每戶六二·七三元，每人爲一一·三五元，每畝爲一·八四元，象赤城縣，每畝負擔竟會達五·四六元，人民不窮會有什麼辦法！民國二十二年頃，因同盟軍之亂，沽源一帶居民，多棄地潛逃，但當地警察還要追着他要捐稅呢。

工人的生活更苦了，最顯著的就是用土法開採煤礦的工人，大半是些近山住的農民，一到農忙過後，就以此爲副業，每天能作兩班，每班八點鐘，可賺三角錢上下，十六小時

的勞動還賺不到一元錢！還要背着百把斤重的大煤塊在地底下爬行，請問世界上還有再比這價廉的勞工嗎？

蒙古因係游牧爲生，其生活方式自然與漢人全異，但近來因漢人移殖漸多，亦逐漸漢化，卽如歸化城土默特部之蒙古人，幾於完全漢化了。他們生活中與漢人最顯著的區別，就是隨時可遷徙的「蒙古包」。蒙古包係一種天幕式的住所，因階級而華麗質樸不同。但大體都是圓形尖頂。頂高十尺左右，周圍四五尺，直徑約一丈五尺，裏面是用木格作的架子，外面則蒙以粗毡，尖頂之構造，則如傘骨，毡子有時多至兩層，外面再用駝毛繩縛牢。察哈爾一帶的蒙古包，夏季也有用葦草代毡的。包頂穹窿處有天窗，有毡蓋可捲舒，用以通氣透光，且以放散炊煙氣。蒙人飲食炊盥臥寢動作，全在包中；貧者合家住一包，富者一家分居數包，遷移時，由數十人抬走，找到適當的地址再放下。至爲方便。至包內陳設，略如下圖：



甲、佛壇 乙、主人寢台 丙、毛毯 丁、衣箱及食器 戊、酒壺
己、食器棚 庚、衣物架 辛、水桶 壬、爐皂 癸、燃料 子、
木几 丑、土間（安放爐台之土台，在入口處，長約七尺） 寅、入口
燃料多係畜糞，食品則係牛羊乳及乾酪等，牛羊圈、馬場、車輛等物，則置於
包之外面四圍空地中。

蒙古人的教育極端低落，近來因中央極力提倡，王公子弟，才有到大都市求學者；又自兩省公然種植鴉片以來，毒品充斥，蒙人亦多染嗜好——在察北及綏遠全境，鴉片幾於成了日用品！這個雄壯的民族，在種種麻醉狀態下，也許快到沒落的日子了！

再談談兩省的教育和宗教，察省口北十縣區域，教育相當發達，因交通便利民生稍裕之故，其餘各處，恐均談不到什麼中等教育。察省計有省立中學三處，師範二處，職業學校二處，畜牧學校一處，中學生計共二千人；綏省計有中學二處，師範三處，蒙旗師範二處，

中學生計共千五百人；經常費，每月兩省均只三萬元左右，其貧乏可知！小學教育，則察省較爲發達，全省共小學二一四〇校，就學兒童九三、六六一名，綏遠則只有四七二校，就學兒童二〇、三九七人。義務教育推行後，兩省均約增加四百班，就學兒童增加數，察省爲二萬五千名，綏遠爲三萬七千名。按照教育部二十四年度計畫，蒙旗地方，均擬增設大批小學校，並於張家口及歸綏分設師範學校，造就蒙旗師資，但近日察北亂起，除歸綏的師範已成立外，其他計畫，只好付之泡影了。

因爲人民知識落後，故談不到正式的宗教，只是信着『多神』的『大教』而已。關帝、菩薩、龍王、送子觀音、狐仙，混雜地崇奉着，這倒也是全華北民衆的普遍現象。唯回教徒特別多，皆聚族而居，經營着小商業，他們的吃苦耐勞勇敢果毅精神，處處均較漢人爲高，團結力尤大，至蒙古人則均信喇嘛教。

天主教的勢力在這荒僻的塞外，格外伸張，咸豐同治間，已有外人傳教蹤跡，不過信者尙少，庚子亂後，因教徒多被殘殺，察北綏西一帶外人，多向中國官廳橫加要求，地方長

官以怕事之故，遂曖昧了結，於是外人紛紛在察綏圍入大批土地，設立規模宏大之教堂，以及醫院學校等，如察北之西灣子、南壕、塹、紅格爾圖，綏西之包頭、五原、臨河、黃楊木頭等處，均有偉麗的禮拜堂，和堅固的堡壘，施種種小惠於地方居民，（如醫病、免費讀書貸款、租地、賑荒、開渠……）於是民衆不但成了信徒，甚至奉之如帝王，而不知何爲中國政府，地方事業，強半爲他們把持。行政人員，非先向他們輸誠不可，幾於到處全是「基督王國」，我們覺得這實是，可危慮的一件事！但我們中國政府所給與民衆的印象也不免太壞，所以他們才樂得拿教堂作遁逃藪，欲想削減此種勢力，還是得從政治上正本清源的工夫。（近日綏戰起後，教徒頗能爲國犧牲，倒也不能不使人贊佩；至我們所論，蓋多半偏重過去及平日也。）

二 內蒙古自治運動經過及被侵略的事實

1 內蒙古自治政委會之成立與分裂

自民國成立以來，一向採用着對蒙古王公以及宗教首領的羈縻政策，今天加封某活佛，明天賞賚某法師，思以此博蒙古愚民的歡心，但起初因蒙人毫無知識，尚能相安無事。乃各地官吏，多半以蒙古人爲可欺，任意肆其狡詐，從蒙古人手裏找便宜，積日既久，蒙漢仇恨，越來越深，互相攻殺之事，不一而足。（王同春就是襲擊蒙古人最利害的一個。）

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雖有蒙藏委員會之設，年耗百餘萬元，也不過接接班禪，開開時輪法會而已，初無若何澈底改善蒙民生活及統馭的辦法，而此時內蒙青年，多有已受相當教育者，知識既開，當然不滿於目前狀況，於是開始蠢蠢思動。加之內蒙王公，既不事生產，多仗優厚的年俸過活，革命後漸不能支付，生活遂起恐慌，這也是造亂之一因。還有自清末蒙古牧地開放後，內地人口，移殖日多，蒙人遊牧，大受壓迫，而漢民所到，立設漢官，此不啻無形中剝奪蒙古王公統治的權利，所以近來強鄰得以用利誘的手段，引他走背叛祖國

的道路，而自治運動之發動，尤以此爲最主要的因素。

民國十七年，察哈爾部代表杭錦濤、尼瑪厄特索爾（今已被德王暗殺）曾向國民政府請願自治；提出建議書十條，其中最要者爲（一）察哈爾各旗、羣、翼，與縣脫離統治；（二）察哈爾及內蒙須聯合各旗、羣、翼，自設政治委員分會，即名曰：「察哈爾內蒙自治委員會分會」；（三）察哈爾內蒙自治委員會，設於各旗、羣、翼適中地點，以現在綏管爲委員，推資望較深者爲主席。這一次實是內蒙自治運動的第一砲。但結果是失敗了；蒙政會之所以正式成立，還是德王發動的。德王原是錫盟副盟長，西蘇尼特旗的扎薩克，年紀較青，又通漢文、漢語，野心素大，居然以復興內蒙繼承成吉思汗自命，故頗得一般知識青年的擁戴。內蒙民衆是談不到知識的，唯他們的首領之命是從，同時東北偽組織成立，這也很給他們以相當的暗示與刺激，於是在民國二十二年七月間自百靈廟發出自治請願通電，文中以國民會議議決案已允蒙古自治爲藉口，請求高度自治權，以免疆土淪亡之禍。（但據此次綏戰發生前他給傅作義的通電，則說是：「概自蒙疆設置盟縣以來，蒙、旗、土淪亡之禍。」）

之生計日窘，上年迫不獲已，始有請求自治之舉。」可見免外患云云，全是自私自利動機的擴箭牌，而叛變之心，在民國廿二年固已早植根基了。請願電發出後，即在廟召開自治大會五次，出席有各盟旗盟長及扎薩克以下首領，其結果爲通過內蒙古自治政府大綱三十條，大體是自治政府下設秘書總務二處，而直轄政務參議兩廳及一法制委員會。此事發動後，頗惹起全國人士的注意，直至次年一月十七日，中政會始通過自治辦法十一條，主要的是自治政委會要隸屬於行政院，較之前述大綱自稱「政府」而可以自己制定法律處理一切政務者，權限相去甚遠，德王乃極表不滿，中政會不得已，乃於二月二十八日打銷前議，另訂蒙古自治問題原則八項，雖蒙政會仍隸行政院而權限已擴大多多。同年三月七日，又通過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十一條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暫行條例九條，並派何應欽爲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趙戴文爲副長官；又任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王（雲端旺楚克）爲自治政委會委員長，錫林郭勒盟盟長索王及伊克昭盟盟長沙王爲副委員長，德王（德木楚克棟魯普）爲秘書長，會址定在百靈廟，於是蒙古自治問題，才算告一段落。

我們知道德王是要以少壯派爲基礎把持蒙政會而實現他「獨立」的野心的；這自然爲老派王公所不滿，恐怕將來他們自己的地位發生問題，故蒙政會成立之初，不過虛與委蛇，卽如沙王阿王（伊盟副盟長）等，始終未曾出席會議，這實已兆分裂的端倪。同時，日人時時想攫取內蒙到手，一以作爲滿洲的外援，一以作爲與俄作戰的後防，而內蒙的費源豐富，尤爲他所垂涎；於是在念四年歲尾，開始嗾使李守信部進攻沽源，又利用察哈爾部的蒙人首領卓什海（還是察省府委員兼蒙古保安隊隊長呢！）號召一切，極力進行着內蒙的分離運動。我方在沽源只駐有極少數的保安隊，反抗自然是談不到的，於是在糊糊塗塗中失了守，沽源失守後，張北、保昌、康堡、商都、化德、尚義等地隨陷落，完全入於蒙古保安隊及叛軍李守信之手，而背後所站的却是××人！此時德王一面受了××人的包圍，一面又因西公旗及特稅問題和傳作義發生裂痕，（見德王通電）原來西公旗，卽烏拉特後旗地方，正在後套之東，包頭之西，爲甘肅、青等省的貨物運往包頭歸綏必經之路。其扎薩克本爲石拉布爾濟，簡稱石王。石王之王位繼承，原非以子承父，故問題甚多，

而當初石王繼承之額寶濟，後來又與石王交惡，額寶濟之子曼頭因反對石王，於念四年四月率兵襲擊石王府，石王出奔包頭。但此次事變，實有蒙政會為背景。蓋蒙政會要想派曼頭在西公旗設稅卡，為石王及傅主席所反對也。同時還有西公旗的梅力更召大喇嘛也起兵攻襲石王，因大喇嘛的野心乃係欲擁護他的侄兒巴圖巴音爾為西公旗扎薩克之故。後來石王終又反回西公旗，曼頭和大喇嘛失敗，逃歸蒙政會。這時我們的善鄰貝有機可乘，乃加入蒙政會方面作充分的搗亂工作，蒙政會既與石王處相對立場，乃根據曼頭之捏訴，傳訊石王，石王不到，遂於廿四年八月下令免其職，另派巴圖巴音爾繼王位，可是，在法理上蒙政會並無任免扎薩克之權，即在前清亦須呈理藩院辦理，民國自當歸之蒙藏委員會。且此種事例在過去數百年間，竟是絕無僅有，但蒙政會竟在雲王領銜之下罷免了他，我們知道雲王，就是德王的傀儡，故這件事可以說是完全由德王操縱成的。事情發動後，立即引起伊克昭和烏蘭察布二盟的不滿，於是聯電中央，懇請維持扎薩克的世襲制度，這已不啻對蒙政會投了一顆炸彈，這時傳作義和和王靖國派兵保護西公旗，

而蒙政會也出兵西公旂，雙方幾釀衝突，後來，蒙藏委員會派了鄂奇光到西公旂調處，鄂氏主張石王親自到蒙會謝罪，而免去停職處分，同時該會亦呈行政院報告一切，行政院下令靜候處分，糾紛才算未曾起來。可是，蒙政會始終堅持有罷免權，於是石王復職事也迄未實現。及廿四年年底，中央不得不另定解決辦法三項：（一）由中央明令停止石王扎薩克八個月，在停職期間，扎薩克職務，由該旗記名協理扎薩克都爾查布代理；（二）蒙政會開入西公旗軍隊，即日悉數撤回百靈廟；（三）大喇嘛依喜達克登爾根生命財產，由西公旗署與以保障。蒙政會對上述解決辦法，雖表示接收，但蒙兵仍未撤去。這可以說綏省府與蒙政會之間的裂痕愈益擴大了；至所謂特稅，不過煙土過境稅，銷售稅之類，這本是綏遠全省政費所從出，德王也要求分潤，大約會請示過中央，據傅主席覆德王電云，中央也會訂過五條辦法，但蒙政會亦迄未照辦，日在百靈廟自設稅卡，征收過境稅，以致商旅裹足不前，而德王也越加妬忌和憤惱。當西公旂糾紛解決後，蒙政會主席雲王因所志不遂，本會領銜全體委員向中央辭職，中央雖未明加允許，但百靈廟方面實已斷絕與中央

的聯絡。此時德王叛變的態度越加鮮明了，在察北的滂江德王府及加卜寺一帶秘密佈置，某方人士，往來尤屬頻繁。國府已知形勢不佳，乃准雲王辭蒙政會主席職，特派爲國府委員，而以索王繼任，索王原爲錫盟正盟長，年老體胖，不能作事，所有蒙政會職權，更全盤落於德王之手，而東盟人士，狐假虎威，自鳴得意，尤招西盟人民士紳的反感，故伊盟盟長沙王阿王等，乃於廿五年春起而要求中央另設綏境蒙政會。（在廿四年秋，沙王就曾在本府召集伊烏兩盟會議，請求中央另頒蒙政會組織法，脫離百靈廟。）

錫盟自察北六縣亡後，既與內地完全隔絕，而德王又以叛逆昭著，中央爲保持西二盟的利權計，自不能不允許沙王等的請求，乃於廿五年二月公布綏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組織大綱共十五條，指定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歸化城七默特部及綏東五縣四旗爲其轄區，會址設伊金霍洛。

（在伊盟扎薩克府附近，有成吉斯汗墓）派伊盟盟長沙王（沙克都爾札布）爲委員長，巴寶多爾濟、（巴王）阿拉坦鄂齊爾、（阿王）潘第恭察布（潘王）爲副委員長，同時，二月四日行政院通過綏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條例九條，並派閻錫山爲指導長官於景

綏蒙政會遂於二月二十三日在綏遠正式成立，百靈廟地方原在綏遠，中央有令撥歸綏蒙政會，而改原內蒙古自治委員會爲察境蒙政會，但德王却迄未退出。

2. 「內蒙古自治軍政府」及綏東事變之起

綏蒙政會的成立，百靈廟蒙政會自是極不高興的，尤其他們的後台老板，竟說我們中國是「先機制人」，這是多麼可怪的事！這時德王因布置察北與綏東的局勢，早已東去，不常到廟辦公。察北六縣失守後，起先由李守信統制。廿五年一月，德王與卓什海等計議，將察哈爾八旗正式改爲「察哈爾盟」，並由蒙政會於一月二十二日公布，同時委卓什海爲盟長。將綏東四旗也劃入區域以內，於是和綏蒙會的權利範圍正式發生了衝突。不過德王自始至終還表示着不脫離中央，用曖昧的言詞向各方放煙幕彈。二月中旬，忽然百靈廟蒙政會保安科長雲繼先，政治科長蘇魯岱，教育科長賈鴻珠，財委會科長伍秉鈞，參事康濟民等以德王久離廟會，又謠言孔多，乃率官兵千餘人離開百靈廟，表示不與

德王合作，廿五日，雲等電致南京軍政當局，聲述離廟原因，有如下的話：『……自去冬德王東去不返，廟方環境日非，或謂西蘇尼特旗已組織軍政府，或謂德王委李守信爲軍政部長，或謂察北六縣改年建縣，諸縣繁多，莫衷一是。……而會中負責者，一切均諱莫如深，甚至有謀害生命之勢，繼先等不得已，遂率同官兵千餘人，並聯合職員百餘人，於二十一日離開百靈廟，在廟南覓地集合，聽候中央及地方當局之援助。……』至是，德王的另有企圖，已是不能掩諱的事實了。（但此次德王給傅主席的電中，却說他們是叛變。）

內地對德王的叛變，大約都已明白了，但他們的把戲究竟如何，依然不能曉得！且德王代表包悅卿往來平津活動，矢口否認此事，故大家亦遂淡漠視之。直至六月中，忽正式發出通電，組織「內蒙防共自治軍政府」，而包悅卿亦轉赴東北熱河招兵去了。所謂「蒙政府」設於察哈爾部的加卜寺，此處原係化德設治局所在地。西至商都百里左右，南至張北二百四十里，東至多倫亦二百餘里，三面有山，形勢尙稱扼要。政府組織，據調查：主席一人，由雲王充任，副主席二人，沙王索王充任。總裁一人，德王充任。但我們知道沙王根

本和這件事反對，且爲綏蒙會委員長，這自然是捏造的，雲王已升任國府委員，索王年老體胖，早已表示退休，然則這不過是德王的獨角傀儡戲罷了。總裁之下，有辦公廳，爲日常行政最高機關，有如行政院，主任一人，由卜英達寶充任；辦公廳下，隸屬三科二部八署，計經理科、司財務、法制科、銓敘科、參謀部、參議部，及軍事、交通、外交、內務、財務、教育、實業、衛生等八署；參謀部部長李守信，參議部部長吳鶴齡，似乎是一個指揮軍事，一個總攬內政。各署下又分科，辦事人分爲科長、事務官、辦事員、書記等階級，而各部皆設日本顧問；辦事人員，上等階級皆由蒙人充任；日人更在各縣廣設顧問，參與地方行政，一如偽滿參事官之例。德王又改化德縣爲『德化市』，另設市公署，市長由李守信兼領，副市長爲蒙人。市長下，亦設日本顧問；還有朝鮮籍的指導官一名。公署中分四科：（一）總務科，下設總務、行政、會計三股；（二）財政科，下設稽查、經徵二股，另附分徵所，設主任一人；（三）警務科，分司法、保安二股，另附警察署，設主任一人；（四）建設科，分工程、實業二股。科有科長，股有股長，至各縣組織，大約與市同，唯缺建設科而已。此外，日人在此設特務機關長，還有飛機場，滿洲

中央銀行、大蒙公司……儘量作着軍事與經濟雙管齊下的侵略工作，其詳在此實不能遍述，國內各大雜誌多有此項記載，可以參讀。

軍隊，在起初蒙政府預備編四軍九師，第一軍長李守信，第二軍長德王自兼；當時人數極少。後來極力擴充，一面招編土匪，一面向民間強徵壯丁，如像王英、王道一、張萬慶、木克登保……等部，全是後起的。烏合成軍，自然談不到任何訓練與規律，所以此次戰爭一起，立時潰散，這原是一般人所預料得到的。至於戰爭的第一次發動，是在廿五年七月間，其時正當兩廣問題發生，敵人要乘我不備，實現他的不戰而得的計畫。八月四日，蒙政府令王道一匪部進攻綏東陶林縣的紅格爾圖，但王匪竟不戰而潰，我軍僅以民團土砲的力量，已足使匪軍寒膽，於是匪軍乃知非充實內部不能爲役，於是將王道一槍斃，更整頓擴充李守信王英各部，由張兆多倫運到大批軍火給養，向民間徵索大批壯丁軍實，一直布置了三四個月之久，才又有十二月十日的紅格爾圖第二次大激戰，那知仍被我軍以少勝多縱有提騎人供給飛機大砲也是枉然。而且，更進一步的，我軍竟於廿四日晨攻下

匪軍的大本營百靈廟，於是綏東綏北形勢大定，而匪軍的殲滅，已成必然的事實，我們民族之復興，或者從此就要發軔了呢！

五 察綏在國防上之地位及今後治蒙應取之途徑

在日本田中奏章中的大陸政策，本早視內蒙爲囊中物，一則以其資源之豐富，二購以其可以爲抗俄的後方，且得此就足可控制華北各省，有高屋建瓴之勢。歷史上凡不徹底征服北敵的，享國率不能久，宋明是很顯著的例子，可見自昔以來，便有得之者生失之者亡之勢。元代以多倫爲上都，北平爲大都，帝王率夏來多倫，秋返北平，無非表示不能忘記漠北之意，故明雖滅元於北平，而元裔終得蔓延於塞外。明洪武二年常遇春等克開平（即上都地）置衛於此，爲塞外重鎮，及明代中葉，以轉運糧糈艱難，始移衛治於獨石口，相去二百七十里，蒙人遂復據開平舊壤，朝發穹廬，暮薄城郭，京師之北藩盡失。明人尹耕棄開平說有云：「知謹於封疆之小利，而昧於中外之大防，知懲乎目前之紛擾，而滯乎經世

之權變……效成於一時，而禍伏於異日。」（見口北三屬志卷十三藝文類）可謂痛哉言之。清初諸帝，猶多巡幸多倫，於時北方廓爾喀、牧平，邊警無聞，可稱極治。且終清之世，馭蒙得法，迄無叛變之事。民國初年，段祺瑞派徐樹錚經營外蒙，雖其用意別有所在，而中央與蒙古，僅因此保持着密切的聯絡，及直皖戰起，邊防軍亦只充作內戰的工具，從此北防空虛，馴至外蒙完全獨立。民國十五年頃，西北軍經營察綏，頗賣力氣，今平地泉一帶，尚有馮玉祥所建營房殘壘。九一八以後，日人不血刃而得熱河，更於次年春佔多倫，是察北山河，自彼時起，已非全甌。日本支配下的錦朝鐵路，廿四年通到赤峰，同時企圖着西展至多倫，由多倫經察北直達平地泉，及直達張家口二綫，亦早經測量，時時企圖興工，此綫若成，敵人不啻時時可以侵入我之腹地，割斷平綏路而進窺冀晉，危險何亟！此次日人積極鼓動蒙人叛變，於實現其侵略步驟，原是必須之圖。且外蒙與偽滿間，蘇俄與日本間，隨時隨地可引起戰機，則察綏倘爲日人所把持，直可假我之資源而抗彼之敵人。此實近日綏戰之另一意義也。民國廿三年冬，日人藉口有察省軍隊侵入熱邊，派兵攻擊察東，飛機在赤城龍關沽

源一帶擲彈，後來經過所謂「大灘會議」算是解決了，（據說當時幾乎完全是日人向我命令式的）而察東一帶，遂迄無正式軍隊駐紮，少數之保安隊，只能維持地方秩序而已。故自彼時起，察東各縣，幾在若存若亡之間；廿四年夏，日人又藉口在張北被檢查，提出若干條件，意欲藉此佔據察北，幸經我沉着應付，亦未發生若何問題，直至廿四年十二月，才利用李守信部攻陷沽源張北。由種種方面均可證明敵人處心積慮，已非一朝一夕，特我們始終不會加以澈底的防範，所以才有今日的綏邊大戰。中山先生計畫以多倫為北方鐵路中樞，及移民墾殖的中心，惜乎我們也迄未注意，而今日已委於敵人之手。目前，我們還可以挽救的，就是修築自平地泉北達滂江的路綫，（約二四〇公里）使我們的實力可以直達北疆，更宜延長平綏路直達甯夏甘肅，以保全綏西以及甯夏的權利，和開發後套的資源。龍煙鐵礦尤須於最短期內在不損利權下開發，並當實現鍊鋼廠，在北方製鋼。百靈廟為內蒙橫貫東西之樞紐，包頭為控制綏西之重鎮，張北商都多倫為防守察北之要衝，赤城龍關延慶沽源，為東邊的第一線，集甯陶林為平綏路中部要地，這些地方，失的要趕快收回，

未失的當急急配備兵力，修築相當工事及公路、飛機場、醫院等，以備萬一之用，而在後套地方擴充屯墾，以便民兵合一，尤爲目前切要之圖。

過去治蒙，非偏於採取愚民政策，（如清代之禁蒙民學漢語，及提倡喇嘛教）即偏於羈縻辦法，我們要曉得在如今強鄰的威脅利誘之下，這些辦法，都根本失去效能，轉而爲人所乘。故今後治蒙方針，鄙意至少當注意下列各事：

（一）啓發蒙民知識，使知民族興亡之利害，勿爲人所愚弄。廿四年度教部所定擴充邊疆教育辦法，仍當廣續進行，在此次綏戰後收回各地，尤當注意此項政治工作。一般稍具知識之蒙古青年，更當施以特殊教育，變化其謬誤的心理。（近日伊盟因接近甯夏，傳說烏審等旗蒙人，已有受赤匪煽動的，似當嚴密注意！）

（二）改善蒙民生計，自漢人移墾後，蒙民生計的確日見困難，因爲牧地漸小，而他們那種極陳舊的方法，也實在應付不了現代的生活。以牧畜而論，我們當教以科學方法，設立國營製革製毛工廠，同時施行職業教育，增加他們的生產數量。此外，尤當改良漢人對

蒙民的態度，萬勿再用欺詐的手段，致召惡感。

(三) 增加縣治，綏西察北，地大民稀，宜設法移墾，並增設縣治，庶可增厚實力，間接收禦侮之效，直接有開發之利。後套水利，尤宜再事開發，但不可照清末民初一般，專以牟利爲事，這是我們中華民族作事失敗的根原，務要清除淨盡。

(四) 編練蒙兵，直屬中央，以免爲他人脅持。蒙人勇悍擅騎術，若練爲騎兵，必成東亞勁旅。

(五) 開發各種資源，以期爲蒙地建設之基礎，同時也可化荒僻爲繁榮。

(六) 澈底清除毒品，刻下察北綏西，到處全是鴉片世界，綏省且以此爲開支大宗，良可浩嘆。蒙民近來也十九染煙癮，漸漸失去他們的勇悍精神，健康體魄，尤爲可惜。中央當明令禁止種、吸、販，並探有效辦法，保障其實行，地方開支，亦宜設抵補之法。

(七) 關於自治問題，要在不背叛中央政令之下進行，同時中央亦當有絕對的監視和指導的力量。

(八)宜派大員，在西北坐鎮，並改善充實中央治蒙藏機關的機構，多多引用蒙藏人材。

(九)各大學充實邊政系的內容，以養成邊疆人材。

六 餘談

由種種方面，我們知道蒙古問題，有關於華北國防者，至重且大；而察綏兩省，適當其衝。今察綏兩省合計面積不下二百萬方里，較之河北，可大五倍，較之江蘇可大六倍，而人口之少，每方里不過二三名，以言經營開發，實大有用武之地。然錫盟及察北六縣，不戰而失，喪地不下二省之半；察省僅侷促於口北十縣一隅，凡屬有知，能不扼腕憤懣！幸綏東戰事發動以來，我連戰皆捷，綏省一百餘萬方里，差可保全，而察北收回亦可指日以待！近聞察北來人云，百姓望中央軍之到，若大旱之望雲霓，滿洲銀行紙幣，已不能通行，即加壓迫，亦屬徒然，可知亡國之痛，我國民已深深感受，而民族意識亦日見昭蘇，試想乘勝進取，直

搗長春彼時當是如何景象！是察綏二省之名字，當永遠銘刻於全國人士之心中，而對察綏二省的研究，或也將引起興趣乎！但屬稿至此，忽得西安變亂之息，嗒然神喪，痛憤彌紿，幾有不能再行執筆之勢！我中華民族真可謂千災百厄，而我察綏人民，甫在抗戰之中，竟得一線生路，經此打擊，又不知將陷入何種浩劫！魯酒薄而邯鄲圍，恐第一受害者，當是此方數百萬蠢蠢無知之蒙漢民衆也！嗚乎！叛徒之肉，尙足食乎！吾文雖竭，吾憤將永不能消！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於塞上

參攷書目

清統志

察哈爾通志（二十四年修）

口北三廳志（金志章撰）

塞外紀行（張相文）

平綏沿線旅行記（謝冰心）

高中地理叢料書（張其昀）

察北與綏東之提攜（同上）
大公報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星期日論文

向國人談一談綏東（許錫五）
大公報十一月二十日起刊載

察北和綏東（厲士）
文化建設三卷一期

塞北零簡（同上）
三卷二期

蒙古包 (吳文藻)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顧頡剛 禹貢半月刊二卷十二期)

河套農墾水利開發的沿革 (蒙思明 禹貢六卷五期)

旅程日記 (侯仁之 同上)

綏遠宗教調查記 (李榮芳 同上)

河北新村訪問記 (侯仁之 同上)

後套兵屯概況 (張瑋英 同上)

安北和碩公中調查記 (李榮芳 同上)

申報年鑑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度)

內政年鑑 (二十四年度)

中國經濟年鑑 (二十四年度)

中華析類分省圖 (亞新社)

察哈爾與綏遠

中國分省新圖 申報館

中華地理新志 (葛綏成)

蒙古問題 (謝彬)